阿育王經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阿育王经十卷

西土圣贤撰集
阿育王经十卷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罗译

阿育王经卷第一
生因缘品第一

佛住王舍城竹林迦兰陀精舍。于彼早起着衣持钵。与比丘众围绕入王舍城乞食。是时空中而说颂曰。

佛身如金山　行步如象王
面貌甚端严　犹若于满月
与比丘围绕　俱行入于城

尔时世尊将欲入城足履门阃。有种种不思议事。盲者得视。聋者能听。哑者能语。跛者能行。牢狱系闭皆得解脱。有怨憎者悉生慈悲。犊子系缚自然解脱其往母所。一切诸兽象马牛等心大欢喜悉皆鸣吼。一切飞鸟鹦鹉舍利俱翅罗孔雀等鸟鸣声相和。诸庄严具镮钏钗珰种种宝物在箧笥中自然出声。甚可爱乐。一切伎乐自然俱作。是时此地自然清净。无诸秽恶沙砾瓦石荆棘毒草。六种震动。东踊西没。西踊东没。南踊北没。北踊南没。中央踊四边没。四边踊中央没。周回旋转现此种种奇特。之事尔时空中复说偈言。

一切大地　四海为衣　国城诸山
以为庄严　世尊蹈地　六种震动
如海中舶　为风所吹

时佛入城。以神力故令一切人悉生喜踊。如大海水为风所吹。一切人民而说偈言。

世间可爱乐　无过佛入国
大地六种动　沙砾无遗余
诸根不具足　悉皆得具足
一切众乐器　自然出妙声

佛光照诸国　　如千日照世
以香水洒地　　及栴檀末香
是时此国城　　庄严中第一

尔时世尊行至大路。于大路中有二小儿。一是何伽罗久履笥(翻最胜姓)儿。一是久履笥(翻胜姓)儿。此二小儿在沙中戏。第一小儿名阇耶(翻胜)。第二小儿名毗阇耶(翻不胜)。此二小儿见世尊身三十二相。第一小儿以沙为麨捧内佛钵。第二小儿合掌随喜。即说偈言。

自然大慈悲　　圆光庄严身
已远离生死　　我今一心念
以心念佛故　　捧沙以供养

是时阇耶供养已而发愿言。以此善根当令我为一伞地王于佛法中广作供养。佛知其心见其正愿。未来之世有胜妙果。由佛如来为福田故。以慈悲心而受此沙。即便含笑身出诸光。青黄赤白。或从顶出。或膝下出。膝下出光照八地狱。寒者得暖热者清凉。光照其身苦恼皆除。彼诸众生心生疑惑。我已脱苦。为即住此。为余处生。尔时世尊为起善念复作化人。令至其处。彼众生见而生心言。我等今者非异处生。但以此人力故令我脱苦。复于化人更生心念。地狱报业悉皆消灭。从彼命终生人天中有见谛处。从顶出光照四天王乃至阿迦尼吒。于光明中说苦无常空无我法。复说偈言。

当精进出家　　相应于佛法
灭除生死军　　如象破宅舍
若人于佛法　　勤行不放逸
舍一切生死　　得一切苦灭

佛之光明能照三千大千世界。照已还入佛身。若佛欲记过去业报光从背入。若佛欲记未来业报光从前入。若佛欲记地狱生者光从足入。若佛欲记畜生生者光从踝入。若佛欲记饿鬼生者光从脚趾入。若佛欲记人生者光从膝入。若佛欲记铁轮王生光从左掌入。若佛欲记金轮王生光从右掌入。若佛欲记天生光从脐入。若佛欲记声闻菩提光从口入。若佛欲记缘觉菩提光从白毫相处入。若佛欲记菩萨菩提光从肉髻入。光从三千世界还者。先绕佛三匝然后各随所入。今佛含笑身出光明。绕佛三匝从左掌入不无因缘。是时阿难见已合掌。而说偈言。

佛除掉慢等　　灭怨成胜因
不无因而笑　　齿白如珂雪
以智慧能知　　他所乐闻事
以最胜光明　　能令彼疑灭
佛声如雷震　　眼犹如牛王

人天胜福田　　当记施沙报

佛言。阿难。我于今者不无因笑。有因缘故如来应正遍知现此含笑。阿难汝见小儿以手捧沙置钵中不。阿难白佛。唯然已见。世尊又言。此儿者我入涅槃百年后。当生波吒利弗多城王名阿育。为四分转轮王信乐正法。当广供养舍利起八万四千塔饶益多人。于是如来复说偈言。

我入涅槃后　　当生孔雀姓

名阿育人王　　乐法广名闻

以我舍利塔　　庄严阎浮提

是其功德报　　施沙奉于佛

佛时取沙授与阿难而语之言。汝取牛粪用和此沙涂佛经行地。阿难受教即用涂地。乃至波吒利弗多城。有王名旃那罗笈多(翻月护)。时王有子名频头娑罗(翻适实)。频头娑罗长子名修私摩(翻善结)

是时有詹波城婆罗门生一女。色貌端正国中第一。相师记曰。是女夫当作王女应生二子。第一子作四分转轮王。第二子出家得道。婆罗门闻是语已生大欢喜。欲乐富贵将其女往波吒利弗多国。以一切庄严之具庄严其身。而白频头娑罗王言。我女端正国中第一。与王作妇。王即纳之以置宫内。一切内人皆作是念。此女端正彼国最胜。若王见者必当乐着不爱我等。诸内人等思惟是已。即便令其作剃毛师为王剃毛。又于一时王令剃毛。当剃毛时王便得眠。王眠既觉心生欢喜。即语其言。汝有所须随意所说。即白王言。我愿与王共相娱乐。时王语言。汝是剃毛师我是国王。云何同汝。复白王言。我是婆罗门女非剃毛师。彼婆罗门本欲以我为王夫人。王又问言。谁令汝作剃毛师耶。答言。内人。王又语言。汝今勿复更为此事。即便取之以为夫人。少时有娠十月生子。时王念言。我今无忧。即名此儿为阿输柯(即是阿育翻为无忧)。乃至生第二儿。除心忧故即名此儿为毗多输柯(翻为除忧)。其体粗涩父不爱念。时频头娑罗王欲相诸子谁堪绍继即命外道相师。名宾伽罗跋娑(翻苍犊)语言。和上我欲相诸王子。若我灭后谁堪为王。宾伽罗跋娑答言。大王欲相王子当入金殿。乃至频头娑罗王将至金殿。时阿育母语阿育言。大王今日欲相诸子汝可往彼。阿育答言。王不喜我。云何得往。其母语言。汝今但去。阿育答言今当如命。愿母遣人将食至彼。乃至阿育从波吒利弗多城出。时有大臣。名曰成护。遇见阿育问言。今者欲何处去。阿育答言。今日大王于金殿上欲相诸子。我今往彼。成护即以最胜旧象与阿育乘。阿育乘象至金殿所。至已于诸王中而便坐地。诸王皆有种种饮食金银为器。时阿育母即便遣人办饭与酪。盛以瓦器送与阿育。是时频头娑罗王语相师言。汝当次第相诸王子。于我灭后谁堪为王。相师思惟。若言阿育堪为王者。王不重之必当杀我。思惟是已便白王言我今以因缘相不出其名。王答言好。相师即言。若王子中有好乘者便堪为王。大王复言。汝可更相。相师复言。若胜坐处是堪为王。大王复言。

汝可更相。相师复言。有好饮食及以好器则堪为王。时诸王子闻其此言各各思惟。若有好乘坐处饮食器者我当作王。阿育思惟。今此相师不出其名以相故说。若好乘等堪为王者我乘最胜。又坐大地饭酪第一。我器地造以水为饮。如我所见我当作王。是时相师问讯其母。其母问言。大王灭后谁当作王。答言阿育。复语相师。王或更问堪作王者。汝可远去不须住此。若阿育得王汝当更来。是时相师远至余国。时频头娑罗王所领国名德叉尸罗。欲为反逆不从王化。频头娑罗王语阿育言。汝可集四种兵往至彼国。器仗资物悉不与之。乃至阿育领四兵众从波吒利弗多国出。众人白阿育言。我等今者无有器仗及以资物。云何当能征罚彼国。阿育答言。若有功德应为王者器仗资物自然而出。作此语已。应时地开。器仗资物一时而出。是时阿育领四种兵罚德叉尸罗。时德叉尸罗人民闻阿育来。出半由旬庄严道路。香水洒地奉迎阿育而说言。我等迎王不为斗诤。亦不与彼大王相嫌。但王所遣大臣在我国者为治无道。愿欲废之。是时人民以诸供具供养阿育。迎至国中。如是乃至广说。时阿育王遣使往佉师国。佉师国中有二健儿。白其王言。我等二人力能平山。彼阿育来不足臣事。是时诸天而发声言阿育当为四分转轮王领阎浮提。不可逆也。时频头娑罗王长子修私摩。从苑中还入波吒利弗多城。是时频头娑罗王第一大臣顶上无发。从城内出中路相逢。修私摩戏手拍其头。是时大臣思惟说言。其今以手拍我。若作王时汝以刀害我。宜作方便令其后时不得为王。是时大臣令五百臣离修私摩。又言阿育当为四分转轮王我等应当悉共事之。乃至令德叉尸罗人民反此大王不复臣属。频头娑罗王遣修私摩往征罚之。时修私摩虽复到彼而不能罚。是时阿育自还本国频头娑罗王身遇重病命将欲绝。敕语使人可遣阿育更往德叉尸罗国速令修私摩还。我今欲以国事付之。尔时诸臣以黄姜汁涂阿育身示作病相。复煮落叉(不解翻)汁以钵盛之置在一处唱阿育病。是时频头娑罗王未终之顷。诸大臣等庄严阿育至大王所。白大王言。此是王子大王应当授之王位。若修私摩还我复当以王位与之。是时大王闻是语已心大嗔忿。时阿育言。若我如法得为王者。天当即时与我天冠。作是言已诸天即以天冠着其头上。大王见已倍生嗔恚。遂有热血从其口出即便命终。阿育于是即登王位。登王位已即拜成护为第一臣。是时修私摩闻大王终阿育就位生大嗔恚。即与兵众欲罚阿育。时阿育王于其城中出多兵众守城四门。令二勇猛大力之将领诸兵众守南西二门。复令大臣成护领诸兵众守。城北门时阿育王自领兵众守城东门。大臣成护以诸方便于城东门作诸机关。刻木以为阿育王身及诸军众。掘地作坑与无烟火以物覆之。复以燥土用置其上。时修私摩领诸兵众欲攻北门。成护语言汝莫攻我当攻东门。汝若得杀阿育王者我自降伏。时修私摩便从其语。即回军众往攻东门。见机关人悉皆不动。于是直前即堕火坑自烧而死。修私摩死。已彼有军主。名跋陀罗(翻贤)由他(翻伏)大力勇猛领诸军众其数过千。于佛法中出家修道即得阿罗汉果。时阿育王领理国事有五百大臣于阿育王起轻慢心。阿育王语诸大臣。汝可折取花果树以护棘刺树。诸臣答言大王不尔。当折取棘刺树以护花果树。阿

育王复言不如是。当折取花树护棘刺树。如是至三时诸大臣不受其教。阿育王嗔即自拔刀斩五百臣首。乃至阿育王复于一时将五百婇女入于后园。园中有树名阿输柯树生花叶阿输柯王见而说言。此树与我同名是故欢喜。时阿育王身体粗涩诸女人等不欲近之。王园中眠诸女人等为欲令王不欢喜故。折树花叶乃至令尽。阿育王觉见无花叶而问诸女。树花脱尽谁之所作。诸女答言我等所为。阿育王嗔即以竹箔里诸女人以火烧之。以其恶故时人谓为旃陀阿输柯王(翻可畏)。大臣成护白旃陀阿输柯王。如是所作若打若杀当付余人不应自作。王即募觅能行杀者。是时山中有村村中有人善。织衣业而生一子。其父字之名耆利柯(翻山)。其人可畏能行不仁恒骂父母家中男女悉皆打拍乃至一切众生无不杀害。常以网捕为业以其杀害多故。人复谓之旃陀耆利柯(翻可畏山)。王觅恶人而值遇之。使者语言王今欲以杀害治人。汝能为不。其人答言阎浮提中悉令杀尽我亦能为。使者以其所说还白大王。王即语言将此人来。使者受教往彼语之王令汝来。其答使言且待少时须见父母即白父母。阿育大王欲以一切杀害治人令我为之我今欲去。父母不许其人嗔故便害父母还使人处。使人语言汝来何迟。其人答言父母不听我来。我已害之后至王处。白大王言欲治人者当作牢狱。庄严狱门极令华丽。令见之者无不爱乐。复白王言请王严教有入狱者悉不得出。王言甚善。是时旃陀耆利柯往至鸡寺。寺中有一比丘诵修多罗。修多罗中说地狱事。谓镬汤炉炭刀山剑树等种种苦事。若有人生地狱者随罪治之。乃至广说如五天使修多罗中说地狱事。是时旃陀耆利柯闻此语已。一切随之造地狱具。时舍卫国有一商主共妇入海。至海生儿仍名儿为海。乃至十二年海中往反。遇五百贼害此商主夺其财物唯儿得免。后于佛法出家。次第游行至波吒利弗多国。至已早起着衣持钵入国乞食。以不悉故见地狱门种种庄严。便入其中为欲乞食。入已见诸苦具即便欲出。旃陀耆利柯见而执之语言。汝今受死不得出也。是时比丘心怀怖惧啼泣流泪。旃陀耆利柯语言。汝今何事啼泣犹如小儿。比丘答言我不为惜此身但为值遇解脱难故。出家难得我今已得。释迦难值我已得值。法中真法我犹未得是故忧恼。旃陀耆利柯语比丘言。我已受大王命有入此狱者悉不得出。是时比丘啼泣而言汝当申我一月。答言一月不可听至七日。比丘思惟死近勤修精进至满七日。时有王子共内人语阿育王见而生嗔忿。即令将此二人付狱治罪。旃陀耆利柯即以二人置铁臼中以杵捣之。比丘见已深生怖畏。即说偈言。

大师佛慈悲　第一仙正说
此色如泡聚　不实不常住
此身色端严　灭为何所趣
是故应舍离　痴人所乐法
此缘我当知　解脱在此狱
依此当得渡　三有之海岸

尔时比丘于一夜中。精进思惟断除烦恼。即得阿罗汉果。旃陀耆利柯语比丘言。是夜已过明相已现。受苦时至汝应知之。比丘答言我今不知汝之所说。是夜已过明相已现。唯能自知无明夜过智慧日现。我以智慧日光见一切世间皆无有实。是故我今欲以佛法摄诸世间。语旃陀耆利柯言我今此身随汝意作。是时狱主无慈悲心不见世间。即大嗔忿以此比丘置铁镬中。盛以浓血屎溺杂秽。多与薪火煮此比丘。乃至薪尽身不烂坏。是时狱主见其不异即生嗔忿打骂狱卒。汝今何故不多与火。狱主即便自与薪火而火不燃。既见不燃便看镬中见此比丘坐莲华上结加趺坐。见是事已即往白王。时王闻已与一切人民共往看之。是时比丘即以神力于一念顷从铁镬出身升虚空。譬如鹅王飞腾空中现十八变。时阿育王见此比丘犹如破山临于空中。心生欢喜而说偈言。

汝身同人身　　神力过人力
我不知此事　　汝今为是谁
是故当正说　　应令我知之
若我知此事　　当为汝弟子

尔时比丘心自思惟。此王今能堪受佛语。当广作塔供养舍利。为一切人受法饶益。作是思惟已欲显其功德。而说偈言。

佛灭一切漏　　无比大慈悲
最胜论议师　　我是彼弟子
无尽正法力　　不着一切有
佛人中牛王　　自调复调他
令我今得脱　　三有之牢狱

复次大王如佛所记。我入涅槃百年后。于波吒利弗多城当有王。名阿输柯作四分转轮王。于我舍利广作供养。起八万四千塔。复次大王王所起狱与地狱等。于此狱中杀害无数。王当除之于一切众生施与无畏。大王今应满世尊意。即说偈言。

是故大人王　　于一切众生
当起慈悲心　　施与无怖畏
当满世尊意　　广起舍利塔

尔时阿育王生念佛心。合掌忏悔而说偈言。

我归依佛法　　及世尊弟子
汝今十力子　　当起忍辱心
我所作众恶　　悉忏悔于汝
今当修精进　　深生恭敬心
我庄严此地　　以种种佛塔
其白如珂雪　　如佛之所说

比丘答言善哉。即以神力还其所住。时阿育王欲从狱出。旃陀耆利柯合掌说言。大王。当知我已受命入此狱者皆不得出。时王语言汝今欲杀我耶。答言如是。王言我等谁最前入。旃陀耆利柯答言我最前入。时王语诸狱卒捉旃陀耆利柯置落可屋(不解翻)以火焚之又复令人破坏此狱。于一切众生施与无畏。时王生心欲广造佛塔。庄严四兵往阿阇世王所起塔处名头楼那(翻瓶)至已令人坏塔取佛舍利。如是次第乃至七塔皆取舍利。复往一村名曰罗摩(翻戏)于此村中复有一塔最初起者。复欲破之以取舍利。时有龙王即将阿育入于龙宫。而白王言此塔是我供养王当留之。王即听许是龙王复将阿育至罗摩村。时王思惟此塔第一。是故龙王倍加守护。我于是塔不得舍利。思惟既竟还其本国。时阿育王作八万四千宝函分布舍利遍此函中。复作八万四千瓶及诸幡盖。付与夜叉令于一切大地乃至大海处处起塔。又言国有三种小中大。若国出千万两金者是处应起一王塔。是时德叉尸罗国。出三十六千万两金。彼国人民白阿育王言。王当与我三十六函。王闻是语即便思惟我欲处处广造佛塔。云何此国顿得多耶。时王以善方便语彼人民。今当除汝三十五千万两金。又言若国有多塔。若国有少塔从今已去悉听不复输金与我。乃至阿育王往耶舍大德阿罗汉处说言。我欲于一日一念中起八万四千塔一时俱成。而说偈言。

于先七塔中　　取世尊舍利
我孔雀姓王　　一日中造作
八万四千塔　　光明如白云

乃至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已守护佛法时诸人民谓为阿育法王。一切世人而说偈言。

大圣孔雀王　　知法大饶益
以塔印世间　　舍恶名于地
得善名法王　　依法得安乐

阿育王经卷第二

见优波笈多因缘品第二

尔时阿育王。起八万四千舍利塔已生大欢喜。与诸大臣共往鸡寺。到已于上座前合掌礼拜而作是言。佛一切见者记我以沙施佛今得是报。更复有人佛所记不。彼时上座比丘名耶舍(翻名闻)答阿育王言亦有。世尊未涅槃时有龙王名阿波罗呼(翻无留)。复有陶师及旃陀罗(翻恶)龙王。佛化是等竟至摩偷罗国。于摩偷罗国告长老阿难言。此摩偷罗国如来涅槃百年之后。当有卖香商主名曰笈多。其后生儿名优波笈多。最胜教化为无相佛。我涅槃后当作佛事。复告阿难汝今见彼远青林不。阿难答言已见。佛言彼有山名优楼漫陀。如来涅槃百年之后。当于彼山起寺。名那哆婆哆最胜坐禅处。于时世尊而说偈言。

教化弟子中　　智慧最第一
世尊之所记　　名优波笈多

大德于此世　　当广作佛事

弥时阿育王复问上座耶舍。优波笈多为生以未。大德耶舍答言已生在优楼漫陀山。除一切烦恼。诸阿罗汉悉随从之摄受世间。故如一切智于天人阿修罗。及诸龙神等而为说法。是时长老优波笈多。为一万八千阿罗汉之所围绕。在那哆婆哆寺。时阿育王为诸大臣。而说偈言。

汝当速庄严　　象马车步兵

我欲往彼国　　优楼漫陀山

为欲见大德　　名优波笈多

勤精进尽漏　　乃至阿罗汉

时诸大臣白阿育王言。王应遣使报彼诸人令优波笈多来至王门。王答诸臣。阿罗汉者不可轻屈我等今应自往礼拜。而说偈言。

处世同如来　　名优波笈多

若不受其教　　其心金刚造

乃至阿育王遣使往优波笈多所白优波笈多言。我欲至大德处。优波笈多闻使语已即便思惟。若阿育王来必多人随从当损此国。思惟已即语使言。我当至彼不须王来王即造船迎优波笈多。处处道路无不修治。至摩偷罗国是时优波笈多将一万八千阿罗汉。为摄受阿育王。故一切入船乃至往波吒利弗多国时阿育王民白大王言。优波笈多为摄受王。故已至此国。大王当知佛法如地。王今修善由之得正渡三有海至无为岸。优波笈多至明清旦当步至王所。王闻欢喜即解璎珞价直千万以赏此人。复令此人击鼓宣令。使波吒利弗多国一切闻知优波笈多明当入国。复令此人说此偈言。

若人乐富乐　　及天解脱因

一切应当见　　彼优波笈多

若人不见佛　　两足中最尊

自然大慈悲　　无漏大师等

彼见当供养　　名优波笈多

乃至阿育王。令一切人民闻此偈言。又复令其严治道路。时王出城至半由旬共诸臣民严持香花。种种伎乐迎优波笈多。时阿育王遥见优波笈多已在岸上。与一万八千阿罗汉。如半月形而自围绕。即便下象步至优波笈多处。时阿育王一足在船一足在岸。以两手捧优波笈多以置船中。五体投地敬礼其足犹如大树摧折堕地。又复以舌舐其两足长跪合掌瞻仰无厌而说偈言。

大地海为衣　　山庄严一伞

除怨得此地　　令我生欢喜

不如于今日　　与大德相见

我今见大德　　倍生于心念
是故我生喜　　谓已见世尊
佛已入涅槃　　大德作佛事
世间为无明　　汝如日月光
以智慧庄严　　犹如大师等
第一教化人　　众生所归依
应当见教化　　我当如说行

尔时大德优波笈多。以右手摩阿育王顶。而说偈言。

王今得自在　　当修不放逸
三宝值遇难　　王应常供养
世尊付法藏　　于王及我等
当守护佛法　　为摄受众生

阿育王答言。如世尊记我今已作。而说偈言。

我今已供养　　世尊舍利像
处处广起塔　　以珍宝庄严
唯不能出家　　修行于梵行

优波笈多言。大王善哉善哉如此之事。是王应作。何以故。

王于身命财　　应当修真实
王若在异世　　不受异世苦

时阿育王以大供养。将优波笈多入城。手捧大德以置高座。优波笈多其身软滑如兜罗绵。阿育王既触其身合掌而言。

大德身软滑　　如绵迦尸等
今我体鹿涩　　而触大德身

时优波笈多复说偈言。

我以胜供养　　供养佛世尊
不及王以沙　　奉施于如来

时阿育王复以偈言。

我先小儿意　　以沙奉世尊
值遇功德田　　是故今为王

时优波笈多。为令阿育生欢喜故。而说偈言。

王值功德田　　而生布施种
是故得此报　　不可思议乐

王闻是已心大欢喜。复说偈言。

昔以沙布施　　世尊大福田
今得无比乐　　四分转轮王
谁闻如此事　　不供养如来

是时阿育王礼优波笈多足白言。大德我欲于佛行住坐处悉皆供养。又欲作相令未来众生知佛如来行住坐卧所在之处。为摄受故即说偈言。

我欲于如来　　行住坐卧处
悉皆修供养　　为离生死苦
又欲作如来　　行住坐卧相
使未来众生　　起见佛因缘

优波笈多答言。大王善哉善哉王今此心最为难及。今欲现王如来世尊四威仪处令王作相。为欲摄受诸众生故。是时阿育王即严四兵。香花伎乐与优波笈多。即往彼处时优波笈多将阿育王至佛生处入岚毗尼林(翻解脱处)举右手指言。阿育王。此是佛生处。而说偈言。

世尊第一处　　生便行七步
净眼观四方　　而作师子吼
是我最后生　　处胎住亦然

时阿育王五体投地。顶礼如来初生之处。合掌说偈。

有人见佛者　　彼具大功德
若闻师子吼　　功德亦如是

优波笈多为阿育王生大信心。而问王言。有天见佛初生行七步。及闻师子吼王欲见耶。王答言大德。我今欲见优波笈多言。如来初生摩耶夫人所攀树枝天在其中。即便以手指示其处。而说偈言。

若有诸天人　　住在此林中
得见世尊生　　复闻师子吼
当现其自身　　为阿育生信

是时天人便现其身。于优波笈多前立合掌说言。

大德令我欲何所作。时优波笈多语阿育王。此天见佛生时。阿育王合掌向天。而说偈言。

汝见佛初生　　百福庄严身
佛面如莲花　　世间所爱乐
复闻师子吼　　依此大林中

是时天人复以偈答。

我已见佛身　　光明如金色

七步行虛空　　二足中最胜

亦闻师子吼　　为天人中尊

时王问言。如来生时有何瑞相。天人答言。我今不能广说妙事。略说少分。即说偈言。

放金色光明　　照于盲世间

人天所爱乐　　及山海地动

乃至阿育王。以十万两金供养如来初生之处。即便起塔复往余处。时优波笈多将阿育王入迦比罗婆修斗仙人住处(翻苍色)。举手示王此处。人以菩萨与白饭王。三十二相可爱之色庄严其身。王见已五体投地向彼作礼。释迦(人姓)跋陀那(翻正当)是天神处。菩萨至彼欲礼天神。是时天神不受其礼。而礼菩萨。时白饭王见是事已即便说言。我今此儿为天之天。即为立名谓之天天。又言此是相师婆罗门相菩萨处。又言此是仙人记菩萨处。云此儿生已当应作佛。又言此是摩诃波阇波提养菩萨处。又言此是菩萨学书之处。又言此是菩萨乘象车马等种种技术之处。又言此是菩萨究竟诸道满足之处。又言此是菩萨转石轮处。又言此是共六万婇女娱乐之处。又言此是菩萨见老病死生悲心处。又言此是菩萨阎浮树下修诸禅定离欲恶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初禅处。菩萨坐禅日已过中荫菩萨树其影不移。其余诸树影随日转。时白饭王见如此事五体投地礼菩萨足。又此间有一万天人。随侍菩萨从迦毗罗城中夜而出。又此是菩萨脱宝冠并遣马与车匿还处。而说偈言。

舍宝冠缨络　　并马与车匿

令其还本国　　一身无侍卫

为修精进行　　便入山学道

菩萨于此处。以迦尸衣易猎师袈裟而便出家。此是娑罗伽婆(翻姓)请菩萨处。此处频毗娑罗(翻摸实)王与菩萨半国。是处问郁头蓝弗复说偈言。

此处有仙人　　名郁头蓝弗

闻其法舍去　　人王无余师

此处六年苦行。复说偈言。

六年中苦行　　难行我已行

知苦行非道　　舍仙人所行

此处是菩萨。受难陀难陀波罗二女奉十六转乳糜受已食之复说偈言。

菩萨在此处　　食难陀乳糜

大勇最胜语　　往菩提树间

此处迦梨龙王赞叹菩萨。如偈所说。

龙王名迦梨　　赞叹而说言

以此道当往　　于菩提树间

是时阿育王。礼优波笈多足合掌说言。我欲见龙王其先见如来行如象王。从于此路往菩提树。时优波笈多往迦梨住处。以手指而说偈言。

龙王中最胜　　汝当起现身

汝见菩萨行　　往诣菩提树

是时迦梨龙王即现其身。于优波笈多前合掌说言。大德教我欲何所作。优波笈多语阿育王言。此迦梨龙王。菩萨从此路往菩提树时是其赞叹。时阿育王合掌向迦梨龙王。而说偈言。

汝见佛世尊　　光明如金色

于世间无等　　面如秋满月

十力大功德　　汝当说一分

云何从此行　　佛神力具足

迦梨龙王答言。我今不能广说当略说之王当谛听而说偈言。

菩萨履地时　　六种大震动

及大海诸山　　放光过于日

乃至阿育王于龙王处起塔已便去。时优波笈多将阿育王往菩提树举手指言。大王此处菩萨以慈悲为伴胜魔王军。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说偈言。

满足王于此　　胜种种魔军

得无比醍醐　　无上正遍知

时阿育王以十万金供养菩提树。及起塔已便去。优波笈多复白王言。此是佛受四天王四钵合为一钵处。又此处受二商主提谓波利所奉之食。佛从此处往波罗奈国。时有外道名优波只叹如来处。优波笈多复将阿育王往仙面处举手指言。此是世尊三转十二行法轮处。即说偈言。

是此处三转　　十二行法轮

真实法所造　　为度生死苦

此是一千外道出家之处。又此是佛为频婆娑罗王说法得见谛处。及八万诸天摩伽陀国婆罗门长者无数人等说法得见谛处。此是佛为帝释天王说法及八万诸天得见谛处。此是世尊为母说法夏安居竟与无数诸天从彼来处。乃至广说。优波笈多将阿育王至拘尸那城佛涅槃处。举手示言。大王此是如来所作已办入无余涅槃处。而说偈言。

天人阿修罗　　夜叉龙神等

及一切世间　　教化彼已竟

大慈悲精进　　是故入涅槃

时阿育王闻是语已闷绝躃地。乃至以冷水洒面寻得醒寤。从地而起以十万金。供养

如来涅槃之处及起塔已。礼优波笈多足而说言。我是世尊所说大弟子。我欲供养舍利。优波笈多答言。善哉善哉王心极善。是时优波笈多将阿育王入祇洹林。举右手指言。大王此是舍利弗塔自当供养。阿育王问优波笈多言。舍利弗功德智慧其事云何。答言是第二佛为法之将。能随如来而转法轮。佛弟子中智慧第一。一切世间所有智慧。十六分中不及其一。唯除如来。而说偈言。

无等正法轮　　佛为世间转
舍利弗随转　　以利益世间
谁能说其人　　功德智慧海

时阿育王心大欢喜。以十万金供养舍利弗塔。合掌说偈言。

我礼舍利弗　　以恭敬心念
大慧离烦恼　　为世间光明

优波笈多复示阿育王目揵连塔说言。大王此是目揵连塔王当供养。王问言其人功德神力云何。长老答言。佛说其神力弟子之中最为第一。能以足指动天帝释最胜法堂。亦能降伏难陀优波难陀龙王。即说偈言。

目揵连神力　　佛说为第一
能以足指动　　帝释最胜殿
降伏二龙王　　难陀波难陀
神力功德海　　无有能称量

时阿育王以十万金供养目揵连塔。合掌说偈。

最胜之神力　　离生死苦恼
我今以顶礼　　名闻目揵连

优波笈多复指示言。此是摩诃迦叶塔应当供养。阿育王问言其人功德云何。长老答言。于少欲知足乃至八种及头陀苦行。佛说其人最为第一。佛以半座与其令坐。又以自身袈裟覆之。摄受苦人受持法藏。复说偈言。

最胜大福田　　行少欲知足
受持佛法藏　　能摄苦众生
佛与其半座　　及以衣覆身
无有人能说　　其大功德海

时阿育王复以十万金。供养大迦叶塔。合掌说偈。

常在山石窟　　具少欲知足
除诸烦恼怨　　获得解脱果
无比功德力　　是故今顶礼

时优波笈多。复示阿育王薄拘罗塔说言。大王。此是薄拘罗塔应当供养。阿育王问

言。其人功德云何。答言。佛弟子中精进无病最为第一。不曾为人说一二句法。时王令人以二十贝子供养其塔。时有大臣问阿育王。等是罗汉。何故余塔皆以金供养。而薄拘罗塔独与二十贝子以为供养。阿育王言。汝当听说。

以智慧为灯　　除于无明闇
住意为舍宅　　少利益世间
是故以贝子　　供养于其塔

是时二十贝子从塔处来着阿育王足。时大臣见深生惊怪而说言。此阿罗汉少欲之力。乃至已入涅槃而不受施。时优波笈多。复将阿育王至阿难塔说言。大王。此阿难塔应当供养。其是如来给事弟子能持佛语。佛说。其人弟子之中多闻第一。而说偈言。

是长老阿难　　诸天人所贵
常护持佛钵　　具足念慧心
多闻为大海　　口说微妙语
方便正觉意　　明了一切法
为诸功德藏　　世尊所赞叹

时阿育王以十万金供养阿难塔。大臣问言。何故于此最胜供养。阿育王答言。当听我说。

佛世尊法身　　清净无与等
其能摄受持　　故我上供养
其然佛法灯　　除诸烦恼闇
其力故法住　　故我上供养
如以牛迹水　　不及于大海
阿难智慧水　　不及佛智海
于修多罗中　　佛与登王位
故我于今日　　设最上供养

时阿育王供养已竟生大欢喜。礼优波笈多足。而说偈言。

我今生人中　　不失善业果
以先功德力　　得作自在王
以不真实法　　获得于真实
世尊舍利塔　　庄严于世间
云何修苦行　　于我所未作

时阿育王礼优波笈多足。还其本国。

阿育王经卷第三

供养菩提树因缘品第三

尔时阿育王。于佛生处得道转法轮入般涅槃。于一一处。各以十万金供养于菩提树。倍生信乐作是思惟。此是世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处。日日之中最胜珍宝供养此树。是时阿育王第一夫人名微妙落起多(翻光护)生嗔恚心。大王既爱念我。云何以好珍宝与菩提树。即唤旃陀利女(翻下姓)而语言。菩提树是我怨。汝能杀不。答言能。汝当与我金。夫人语言如是。时旃陀利女即便咒树以絙缚之。是菩提树渐渐枯死。有人白王。是菩提树渐渐枯死。而说偈言。

佛坐菩提树　　知一切世间
得一切种智　　此树今日死

时王闻是语已闷绝躃地。诸臣以水洒王。良久乃醒。即便啼泣而说偈言。

我见此树王　　即是见如来
树王若枯死　　我命亦随灭

时彼夫人见王忧恼便白王言。若我不能令菩提树生者。我亦不能令王欢喜。王答言。汝若能令菩提树生者。汝非女人。何以故。佛住此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时夫人唤旃陀利女而语言。汝能令树更生。如其先不。答言。若菩提树其根不死能令更生。乃至栴陀利除所缚絙。周匝掘坑日日以罂乳灌之坑中。少日之间树渐还生遂得如本。时人白王。王于今者大生功德。菩提之树今得生故。王闻此言心大欢喜。即便往至菩提树间。瞻菩提树目不能舍。而说偈言。

从于瓶沙王　　及诸余国王
无上二因缘　　悉所不能作
当于菩提树　　灌以香色乳
复当修供养　　圣众五部僧

时阿育王。以千金银琉璃罂盛以香水。复持种种饮食及香花等千罂香水浴菩提树。以种种彩衣而以衣之。王于是时复受八戒。受八戒竟手执香炉而登殿上。请四方僧说言。世尊弟子在四方者。为摄受我故悉应来此。而说偈言。

正行善逝子　　根寂静离欲
应供大福田　　天人所归依
最胜善逝子　　行禅离爱着
阿修罗所依　　当来摄受我
于罽宾国处　　大林及暗林
有诸阿罗汉　　当来摄受我
如来子乐禅　　住阿耨达池
及江山石窟　　当来作慈悲
善言如来子　　住舍利沙殿

无忧慈悲心　　当来摄受我
大勇之神力　　住于香醉山
我请阿罗汉　　当悉来此处

时阿育王说此言已。有三十万比丘和合阿罗汉十万学人二十万。及精进凡夫无数。于众僧中上座一处无有人坐。时阿育王白六通上座耶舍言。第一坐处何故无人。答言。此是第一上座之处。王又白言。除大德外更有上座耶。答言有佛说弟子中有能师子吼此为第一。姓颇罗堕名宾头卢。第一坐处是其所坐。时阿育王闻其此言。身毛为竖如柯昙婆花。又说言。大德有比丘见佛未入涅槃今犹在者不。长老答言有。姓颇罗堕名宾头卢。其人见佛。王又问言。我于今者得见其人不。长老答言。王寻当见其今应来。时王闻已大生欢喜。而说偈言。

我今得大利　　及无比摄受
以得见大德　　名曰宾头卢

时阿育王。合掌仰看空中目不暂舍。时宾头卢。与无数阿罗汉随从围绕如半月形。犹若雁王从空中下。于第一处坐。是时阿育王见颇罗堕宾头卢来。及见十万比丘皆从坐起。又见宾头卢头发皓白额皮眉毛悉垂覆面如。缘觉身。见已五体投地礼宾头卢足如大树倒。舌舐其足长跪合掌瞻仰啼泣。而说偈言。

大地海为衣　　山庄严一伞
除怨得此地　　令我生欢喜
不如于今日　　与大德相见
我今见大德　　倍生于心念

复次大德见世尊不。是时宾头卢以两手举其眉毛视阿育王。便说偈言。

我数见如来　　无等无譬类
有三十二相　　面如秋满月
梵音除烦恼　　入无诤三昧

阿育王复问。大德于何处云何见。长老答言。大王。世尊与五百漏尽阿罗汉随从。最初于王舍城安居。是时在此众中得具足见佛。便说偈言。

无欲无欲从　　摩诃牟尼尊
是时此安居　　我具足见佛
如汝今见我　　如是我见佛

复次大王。世尊又于舍卫国为胜外道故。现种种神力。作无数化佛。相好庄严。次第而上至阿迦腻吒天。我于尔时亦在其中。见佛种种神变。而说偈言。

时有诸外道　　行种种邪道
世尊以神力　　示现降伏之

是时我见佛　　令世间欢喜

复次大王。世尊于三十三天上安居。为母说法竟与诸天众围绕下僧柯奢(翻光明)国。我于尔时在大众中见诸天众。复见比丘尼。名郁波罗(翻青莲华)槃尼柯(翻色)见其化作转轮圣王具足七宝。而说偈言。

上天安居竟　　佛便从彼下

我时在众中　　是故得见佛

复次大王。修摩陀伽(不解翻)孤独女儿。请佛及五百阿罗汉。佛以神力至分陀跋陀国(不解翻)。我以神力举山从虚空中亦至彼国。是时如来诫敕于我。汝不得入涅槃。至我法住。而说偈言。

修摩伽陀请　　佛神力至彼

我以力举山　　随至分陀国

是时佛诫敕　　令我至法住

以是因缘故　　得具足见佛

复次大王。汝先小时。以小儿意。佛入王舍城乞食。我奉佛麨。汝奉佛沙。成护尔时起随喜心。如佛所记。此小儿于我涅槃百年后。当生波吒利城名阿输柯。为四分转轮主领法王。当广供养舍利起八万四千法王塔。我于是时亦在其中。而说偈言。

王昔为小儿　　合掌以沙施

我亦于是时　　具足见此事

阿育王复问宾头卢。大德何处住。以偈答言。

北方阿耨池　　于香醉山中

我住于彼处　　及诸同学众

阿育王复问宾头卢。大德几人随从。以偈答言。

六万阿罗汉　　围绕随于我

我及诸大众　　悉尽烦恼毒

复次大王何事此疑当速施僧食。众僧食竟当更共语。王答言尔。如大德教。以念佛教我当观菩提树。观菩提竟当与僧食。以种种饮食当以供养。时阿育王语比丘名一切友。我当施僧十万金及一千金银琉璃罂。于大众中当说我名供养五部僧。时阿育王儿名鸠那罗(鸟名不解翻)住王右边。是时王子畏其父故不敢发言。便举二指示唱导比丘。表其修福倍多其父。时大众见鸠那罗一倍作福。悉皆大笑。时王见大众笑。语大臣成护。汝所作非是。故人笑。成护答言。多人欲作功德。若作功德必以一倍是为正当。阿育王答言。我当以三十万金供养众僧。以三千宝罂盛以香水灌菩提树。当以我名在大众说供养五众。乃至鸠那罗复举四指以示比丘。时大王嗔语成护大臣我修功德。谁今与我而欲诤。大不识世法。成护见大王嗔。礼大王足。谁敢与王争作功德。而说偈言。

谁敢与王　　诤修功德　　是拘摩罗

与王诤作

是时阿育转身右边见拘那罗王子。向宾头卢说言。大德。我今唯除七宝库藏。一切大地宫人大臣并以我身及鸠那罗悉施众僧。当以我名在大众说供养五众。复说偈言。

一切宫内　　唯除珍宝　　宫人大臣

悉施众僧　　大众之僧　　为福田处

我及王子　　具足功德

是时阿育王。于宾头卢等大众中布施竟。于菩提树周匝起墙。时阿育王自登墙上。以四千罂盛以香水灌菩提树。其菩提树还生如本。而说偈言。

已灌菩提树　　菩提树还生

枝叶极茂盛　　功德亦增长

大王灌菩提树竟还生如本。枝叶青软新芽更出。王及大臣一切人民心大欢喜。复次饮食供养众僧。于大众中有一大德名耶舍。语王言。今此大众实可爱重。王今供养勿起异心。时阿育王自手行食。从上座为始尽于一众。于众僧末有二沙弥以麨相扮欢喜丸等共戏相掷。阿育王见笑而思惟。此二沙弥为小儿戏。乃至阿育王复往上座所。次第行食至耶舍所。时大德耶舍复语王言。大王于众僧中不得起不信心。王答言尔。复白上座耶舍言有二沙弥以糗等相戏。耶舍答言。此二沙弥。具心解脱及慧解脱皆阿罗汉。王闻是已心大欢喜。复生心言。我已供养众僧。复觅好衣施二沙弥。时二沙弥即知王意。便现功德之力。一沙弥化作铁器以置其前。一沙弥化作揵陀水等。王见问曰。用此何为。答言大王。我见王心供养僧竟别施我衣我欲染之。时王闻已即便生意。我本在心。未发言说。云何此人已知我心。即以五体投地敬礼其足。向二沙弥而说偈言。

我孔雀大王　　及大臣人民

功德我已作　　一切得大利

精进处生信　　可施我已施

乃至阿育王语二沙弥。我以汝故于一切僧悉施三衣。时阿育王于五众中已作功德。复于一一人悉施三衣。又以四十万金布施众僧。复以无数金银。赎此大地宫人大臣。并以末身及拘那罗。

毗多输柯因缘

是时阿育王于佛法生大信心。起八万四千塔已作五众大会以饮食供养。有三十万阿罗汉学人一倍精进凡夫无数。阿育王倍生信心。时阿育王弟毗多输柯信外道法言。释迦牟尼弟子无有解脱。何以故。常乐乐行畏苦行故。乃至阿育王语其弟言。汝于非处莫起信心。于佛法处当生信心。时阿育王于异时中欲为捕猎。阿育王弟于彼山中见一仙人五热炙身。其于苦道而起实意。往其所礼其足。说言大德住此几时。仙人答言。经十二年。

复更问言。汝食何食。答言。常食树木果根。复问。汝衣何衣。答言。结茅为衣。复问。卧处云何。答言。以草铺地。又问。汝因何事而起烦恼。答言。见鹿行欲起我欲心。以欲心火烧于我心。时阿育王弟心便生疑。如此苦行尚起欲心。佛之弟子常修乐行。云何见欲而不起心。既起欲心何得于欲而起厌离。即说偈言。

仙人往苦林　　食树花果根
服气除秽食　　不能灭欲爱
释迦牟尼子　　食酥酪乳味
于种种衣服　　悉皆不能舍
若伏诸根者　　频陀山能浮

阿育王弟复更说言。释迦弟子诳阿育王令作功德。时阿育王闻其此言。即设方便语大臣言。我弟于外道生信。当以方便令其得入佛法。时大臣答阿育王言。大王云何教我所作。王语大臣。我今欲洗入彼浴室。应脱天冠及衣服等。汝当以我服饰庄严我弟令登王座。臣答言尔。及至阿育王将入浴室脱庄严具。入浴室已。是时大臣语阿育王弟。若无阿育汝当作王。是故今者试着天冠被天衣服及登王座。大臣语已而便与著令登王座。时大臣即白阿育王言。王所敕使臣已作竟。阿育王出观其弟。着天冠及登王座。而语言。我今未灭汝已作王。阿育王嗔即命行杀之人。身着青衣披发执铃。至已礼王白言。今者欲何所作。王语言。我舍此弟汝可杀之。王语已竟。便有多人执诸器仗而围绕之。是时大臣礼阿育王足。而白王言。此是王弟愿王忍辱莫起嗔心。时阿育王答大臣言。我当忍辱。至于七日为我弟故于七日中暂与其国令其作王。种种伎乐及诸婇女以供给之。一切臣民皆往问讯。行杀之人执刀门立。日日白王。今一日已过余六日在。如是乃至六日已过余一日在。至第七日王庄严具天冠衣服还阿育王。大臣诸人将毗多输柯共往问讯阿育大王。时王问言。汝七日为王种种伎乐好闻见不。弟以偈答言。

若人见色　　及闻音声　　食种种味
此能答王

王复语言。我与汝国七日为王。百种伎乐皆恣汝意。无数众人日日问讯咒愿于汝。云何而言。不见不闻不得好味。复以偈答。

我于七日中　　不见不闻声
不嗅不尝味　　亦不觉诸触
我身庄严具　　及诸婇女等
思惟惧死故　　不知如此事
伎女歌舞声　　宫殿及卧具
大地诸珍宝　　初无欢喜心
以见行杀者　　执刀在门立

又闻摇铃声　　令我怀死畏
死撅钉我心　　不知妙五欲
既着畏死病　　不得安隐眠
思惟死将至　　不觉夜已过

是时阿育王语其弟言。毗多输柯汝于一生中思惟死苦。虽得上妙五欲而不生爱。出家比丘于十二入思惟无量生死无常。云何而得起烦恼耶。又复思惟地狱之苦及诸畜生更相残害。饿鬼饥渴众苦所逼。思惟人中四方驰走初无安乐。思惟天上坏败之苦。如是五道身心之苦无有乐处。观此五阴无常苦空无我不实。譬如空村无有居民。如是五阴皆空无我。以无常火烧诸世间。佛诸弟子常作此观。云何而得起烦恼耶。复说偈言。

汝于一日中　　思惟生死畏
而无有欢乐　　不起贪爱心
佛诸弟子等　　日日观生死
云何生欢乐　　而起烦恼心
于饮食衣服　　及以卧具等
思惟解脱法　　而不起着心
观身如怨家　　三有如火宅
思惟何方便　　而得解脱之
深乐解脱法　　不贪于五欲
其心如莲华　　处水而不着

时阿育王。以善方便佛法教化毗多输柯。时毗多输柯合掌向王而说言。大王。我于今者归依如来及以法僧。而说偈言。

我今归依佛　　佛面如莲华
天人所归依　　无漏法及僧

时阿育王。以两手抱其弟颈而语言。我不误汝。为欲令汝信佛法故。是故为汝现此方便。时毗多输柯以种种华香及诸伎乐供养佛塔。以种种饮食供养众僧。复往鸡寺耶舍上座六通罗汉所。至已对耶舍坐为欲闻法。时耶舍以神通力。见其前世已造善业。今于此生是最后身得阿罗汉。为其说法赞叹出家。既得闻法便乐出家。即起合掌白耶舍言。善说法律我得出家受具足不。于佛法中欲修梵行。耶舍答言。善男子。汝可还白阿育王听出家不。时毗多输柯即还阿育王处。至已合掌白言。大王。今当听我出家。我于佛法欲修梵行。复说偈言。

我心乱不住　　犹如象无钩
王意如铁钩　　勿制我出家
王为地中主　　当听我出家

佛作世间光　　今欲修其行

阿育王闻其言。手抱其颈。悲泣落泪而语言。毗多输柯勿作此意。何以故。出家之人形服粗弊饮食假人眠卧树下。汝今制心勿欲出家。毗多输柯答言。大王。我于今者不为嗔故而欲出家。亦不为贪欲。不为贫苦。亦不为脱怨家。但见世间种种诸苦生死相随无有脱处。唯见佛法正路能脱生死终无所畏。是故我今乐欲出家。阿育王闻之更增悲泣。时毗多输柯复说偈言。

生死为悬绳　　有人则恒动

在上必复堕　　和合必分离

时阿育王复语之言。汝当先习乞食。然后乃得出家。时王后园有一大树以草布地令住其下。与一瓦钵令入宫乞食。毗多输柯。即便持钵行入宫内。种种上食而便得之。时阿育王嗔宫内人。汝于今者云何乃与乞食者上食。从今已去当以粗食施之。乃至以麦为饭。经宿臭坏乃可施与。时毗多输柯得而食之不以为恶。阿育王见而语之言。汝今勿食此食。听汝出家。出家之后恒来见我。乃至毗多输柯往至鸡寺。至已思惟。我若于此出家。人物乱我不得修道。当于远处而出家也。便往毗提国于彼出家。思惟精进得阿罗汉果。是时长老毗多输柯得阿罗汉已受解脱乐。复思惟言。昔与王约。出家之后恒来见王。我于今者应满本约。乃至次第行至波吒利弗多国。是时长老毗多输柯早起着衣持钵入国乞食。次第行至阿育王城。语门人言。汝入白王云。毗多输柯今左门外欲见大王。时守门人即入白王。今毗多输柯至欲见大王。时阿育王而语之言。汝可将入令至宫中。毗多输柯即便入宫。阿育王见即从座起。为其作礼如大树倒。起而合掌视之无厌。悲泣而言。

一切诸众生　　当乐于和合

汝今除和合　　而味寂静心

我今知汝心　　以慧无厌足

时阿育大臣名曰善护。见毗多输柯着粪扫衣执持瓦钵。次第乞食粗好俱受心无分别。见已白阿育王言。毗多输柯少欲知足所作已办王当生欢喜心。何以故。

常行乞食　　着粪扫衣　　住于树下

心常在定　　心广无漏　　其体无病

正命自活　　常生欢喜

时阿育王闻是语已心大欢喜。便说偈言。

舍于孔雀姓　　及摩伽陀国

种种诸珍宝　　上妙之五欲

乐于四圣种　　除憍慢烦恼

行于大精进　　名闻显我国

最胜十力法　　而汝能受持

时阿育王以手捧之置好座上。种种饮食自手与之。食竟洗钵置之一处。阿育大王于其前坐听其说法。是时毗多输柯为王说法。而说偈言。

王今得自在　　当修不放逸
三宝甚难值　　王应勤供养

时阿育王。与五百大臣及国人民。以自围绕合掌恭敬送毗多输柯。大臣人民而说偈言。

大兄阿育王　　今恭敬送弟
出家有胜果　　于今为现证

是时长老毗多输柯。欲显其功德身升虚空。一切人民皆见其去。时阿育王与诸大众合掌观之。目不暂舍复说偈言。

无复亲友爱　　如鸟飞虚空
我以贪爱锁　　不能自在去
禅定有胜果　　于身得自在
随意之所行　　一切无挂碍
为欲爱所盲　　不能见此法
汝今以神力　　轻我起欲爱
我本有慧慢　　今汝为最胜
我等着世法　　见圣始知畏
今我等啼泣　　由汝今舍我

时长老毗多输柯。往至边地至已得病。以病重故头皆发疮。时王闻之即遣给事医药疗治。后得小差医师给事悉遣令还。其体所资唯食牛乳。为乞食故往多牛处。复有一国名分那婆陀那(翻正增长)。彼国一切信受外道。复有一人受外道法事裸形神。画作如来礼其神足。有一佛弟子见此事白阿育王。王时闻已语驶将来。阿育王所领。于虚空中半由旬上。一切夜叉悉系属王。地下一由旬一切诸龙悉系属王。是时夜叉闻王语已。于一念顷即将外道弟子并画像来。时阿育王见已生大嗔心。于分那婆陀那国一切外道悉皆杀之。于一日中杀十万八千外道。复有一外道弟子。受外道法事裸形神。画作如来礼其神足。时阿育王复闻是事。即敕余人令取此人及其亲属。置一屋中以火焚之。时王复敕。若有人能得一尼揵首者。我当与其金钱一枚。是时长老毗多输柯入养牛处一日停住。毗多输柯病来多日头须发爪悉皆长利。衣服弊恶无有光色。时养牛女窃生是念。今此尼揵来入我舍。便语其夫。汝应杀此尼揵取头与阿育王。必当得金。其夫闻已即便拔刀往毗多输柯所欲斩其头。时此长老即自思惟。见其业至无得脱处。即便受死。而将头至阿育王所欲求觅金。王即观之见其头发驳夺。心中生疑。即问其医师及给事人。时医师给事人即白王言。此是毗多输柯头。王闻是已闷绝躃地。以水洒之良久乃起。时有大臣白王。

无漏之人不灭此苦。大王当施众生无畏。乃至阿育即随其言。宣令一切不得复杀尼揵。时诸比丘生疑问优波笈多。毗多输柯昔造何业今受此报为人所杀。优波笈多答言。长老当听。过去世时有一猎师多杀群鹿。于大林中有一泉水。时此猎师张施罗网。以其绳罥取置于水边。日日之中多杀诸鹿。是时佛未出世。有一缘觉于水边食。食竟澡洗还树下坐。时彼群鹿闻缘觉香不往水边。时猎师至不见鹿来。即寻其迹往辟支佛所。见已作是念言坐是人故令鹿不来。即便以刀杀辟支佛。长老当知。昔猎师者而今即是毗多输柯。以其日日多杀诸鹿。是故今者多诸病苦。复以昔杀辟支佛故。以此业缘于无数年常在地狱受诸苦报。于五百世在人道中。生生之处常为他杀。今是最后果报虽得罗汉犹为他害。诸比丘复问优波笈多。此人云何复生大姓又得阿罗汉果。优波笈多答言。先于迦叶佛法出家乐行布施。常教檀越种种饮食供养众僧。有一佛发爪塔。以香华幡盖种种伎乐而供养之。以是业报生于大姓。十万年中常修梵行复发正愿。以是业缘得阿罗汉。

阿育王经卷第四

鸠那罗因缘品第四

是时阿育王。于一日中起八万四千塔。于是日中王夫人名钵摩婆底(翻有扶容华也)生一男儿。形色端正眼为第一。一切人见无不爱乐。时有内人即白大王王有功德夫人生儿。王闻欢喜而说偈言。

我于今日　大生欢喜　我孔雀姓
名闻一切　宫人以法　由之增长

故名此儿名达磨(翻法)婆陀那(翻增长)。即抱此儿示阿育王。时王见已欢喜说偈。

我儿目端严　为功德所造
光明甚辉曜　如优波罗花
以此功德眼　庄严于一面
其面貌端正　譬如秋满月

乃至阿育王。命诸大臣而语之言。汝等尝见此儿眼不。诸臣答言。臣于人中实所未见。于雪山有鸟名鸠那罗。此鸟之眼与其相似。即说偈言。

于雪山顶　有宝花处　鸠那罗鸟
而住其上　此儿二眼　类彼鸟眼

王便发言。将此鸟来。虚空上半由旬夜叉神闻其语。下一由旬龙闻其语。一念之顷夜叉之神即得鸟来。时阿育王以鸟眼比儿眼。见此二眼无有异相。即以鸟名而以名儿。复说偈言。

大地人王　以可爱眼　鸠那罗名
说为儿名　是故大地　其名远闻

乃至鸠那罗长大。为其纳妃。妃名千遮那(翻金)摩罗(翻鬘花)。时阿育王将鸠那罗

往至鸡寺。寺有上座六通罗汉名耶舍。是时耶舍见鸠那罗。未经几时应当失眼。即白王言。何故不令鸠那罗作其自业。时阿育王语鸠那罗。大德令汝所作。汝当随之。时鸠那罗礼耶舍足。说言。大德。教我所作。耶舍答言。眼非是常汝当思惟。即说偈言。

汝鸠那罗　常思惟眼　无常病苦

众患所集　凡夫颠倒　由之起过

时鸠那罗于宫中静处独坐。思惟眼等诸入为苦无常。时阿育王第一夫人名微沙落起多。往鸠那罗处见其独坐观其眼故。而起欲心以手抱之。而说偈言。

以大力爱火　今来烧我心

譬如火烧膝　汝当遂我意

鸠那罗闻其言。以手掩耳。而说偈言。

汝今于我所　不应说此言

汝今为我母　我则为汝子

今此非法爱　应当舍离之

何故为此事　开诸恶道门

时微沙落起多不遂意故。心生嗔忿。夫人又说偈言。

爱心住汝处　而汝无爱心

汝心既有恶　不久须臾灭

鸠那罗答言。

我今宁当死　以法而清净

不愿于生中　而起不净心

若有恶心者　失人天善法

善法既不全　依何而得生

微沙落起多恒伺其过而欲杀之。于北有国。名德叉尸罗。拒逆不从阿育王令。时王闻之。意欲自往。大臣白王王。今当令鸠那罗往。不须自去。时阿育王命鸠那罗而语之言。汝往彼国。答王言。尔时阿育王复说偈言。

我于今者　闻其此言　虽为是儿

而是我心　以心念故　倍加庄严

是时阿育王。即便令人严治道路。老病死等悉令不现。时阿育王与鸠那罗同载一车送之近路。将欲分别。手抱儿颈。见鸠那罗眼啼泣而言。

若有人见　鸠那罗眼　心欢喜故

有病皆除

是时有一相师婆罗门。见鸠那罗不久失眼。见阿育王唯观儿眼。不缘余事。见已说偈。

王子眼清净　　王观之欢喜
眼光明庄严　　云何而当失
此国诸人民　　见鸠那罗眼
一切皆欢喜　　犹如天上乐
若见其失眼　　一切当苦恼

乃至鸠那罗次第行至德叉尸罗国。彼国人闻出半由旬严治诸道。处处置水以待来众。时诸人民即便说偈。

德叉尸罗人　　执宝罂盛水
及诸供养具　　迎鸠那罗王

时王至已人民合掌而作是言。我等迎王不为斗诤。亦不与彼大王相嫌。但王所遣大臣在我国者。为治无道。愿欲废之。是时人民以诸供具供养鸠那罗王迎至国中。时阿育王身遇重病。粪从口出。诸不净汁从毛孔出。一切良医所不能治。时阿育王即语诸臣。召鸠那罗还。我当灌顶授以王位。我于今者。不贪身命。时微沙落起多即便思惟。若鸠那罗得作王者。我必当死。思惟已白阿育王言。我能令王病得除愈。一切医师不须令进。时阿育王即受其语断诸医师。时微沙落起多语诸医师。门外男女病如王者可将其入。时阿毗罗国有一人病。如王不异。时病人妇为觅医师说其病状。医师答言。将此人来我欲见之。当为处药。乃至妇人将此病者送与医师。医师复送与王夫人。时王夫人将此病者置无人处。令破其腹出生熟二藏。于熟藏中有一大虫。虫若上行粪从口出。虫若下行便从下出。若左右行诸不净汁从毛孔出。时王夫人。磨摩梨遮以置虫边。而虫不死。复以毕钵以置虫边。虫亦不死。复以干姜以置虫边。虫亦不死。乃至以大蒜置于虫边。虫便即死。时王夫人以如此事具以白王。王于今者应当食蒜。病即除愈。王答言。我是刹利。不得食蒜。夫人复言。为身命故作药意食之。乃至阿育王遂便食之。虫死病除便利如本。时阿育王清净洗浴语夫人言。汝于今者当何所求。随意与之。夫人白王。愿王七日听我为王。王语夫人。若汝为王必当杀我。夫人又言。过七日已我当还王。时阿育王遂便许之。夫人思惟我欲治鸠那罗今正是时。是时夫人即便假作阿育王书。与德叉尸罗人令取鸠那罗眼。书中说偈。

我今有大力　　威名甚可畏
鸠那罗王子　　于彼为罪过
今敕彼人民　　挑取其二眼
今为此一事　　汝等速为之

时王夫人。作书已竟须齿牙印之。阿育王眠夫人欲印书故便近王边。王即惊觉。夫人白王何故惊怖。王答夫人。我梦不祥。见有鹙鸟欲取鸠那罗眼。是故惊惧。夫人答言。王不须忧。鸠那罗子今甚安隐。第二更梦。王复惊起语夫人言。我今更梦如本不祥。夫

人问言。梦复云何。王答言。我见鸠那罗头须发爪悉皆长利而不能言。夫人答言。其今安隐。愿勿忧之。乃至后时阿育王眠。夫人即便以大王齿窃取印之。遣使送与德叉尸罗人。时阿育王又梦。自齿悉皆堕落。至明清旦澡洗已毕。为身命故。召相师来以梦所见具向其说。语言。汝当为我解释梦意。相师答言。若人有此梦者。儿当失眼。不异失儿。而说偈言。

若人梦齿落　　必当失儿眼
儿眼既已失　　不异失于儿

时阿育王。闻其此言即便起立。合掌向四方神。而咒愿言。

今一心归佛　　清净法及僧
世间诸仙人　　于世为最胜
一切诸圣众　　皆护鸠那罗

使者执书至德叉尸罗国。是时彼国人民见此书至。念鸠那罗故共隐此书而不与之。不欲令其起于恶心。彼诸人民复更思惟。阿育大王其甚可畏。心不敬信于其自儿。尚欲取眼。况于我等而不起恶。复说偈言。

今此鸠那罗　　如大仙不异
于一切众生　　皆能作饶益
彼阿育大王　　而不起慈念
况于余众生　　而能不残害

乃至彼人以书与鸠那罗。鸠那罗得书已语诸人言。若能取我眼者。今随汝意。时诸人即唤旃陀罗。汝当挑取鸠那罗眼。旃陀罗合掌说言。我今不能。何以故。

若人于满月　　能除其光明
是人当能除　　汝面明月眼

是时鸠那罗即脱宝冠语旃陀罗言。汝挑我眼。我当与汝。复有一人形貌可憎十八种丑。语鸠那罗言。我能挑眼。时鸠那罗寻忆大德耶舍所说。便说偈言。

合会有离　　是真实说　　思惟此义
知眼无常　　我善知识　　能饶益者
是人说法　　皆苦因缘　　我常思念
一切无常　　是师之教　　深自忆持
我不畏苦　　见法不住　　当依王教
汝取我眼　　我已摄受　　无常真实

是时鸠那罗语丑人言。汝当取我一眼置我手中我欲观之。时此丑人欲取其眼。无数诸人相与嗔骂。而说偈言。

眼清净无垢　　如月在空中

汝今挑此眼　　如拔池莲华

是无数人悲号啼哭。是时丑人即出其眼。置鸠那罗手中。时鸠那罗以手受之向眼说偈。

汝于本时　　能见诸色　　而于今者

何故不见　　本令见者　　生于爱心

今观不实　　但为虚诳　　譬如水沫

空无有实　　汝无有力　　无有自在

若人见此　　则不受苦

是时鸠那罗。思惟一切诸法悉皆无常得须陀洹果。既得果已语丑人言。所余一眼随汝取之。时彼丑人复更挑之置鸠那罗手中。既失肉眼而得慧眼。复说偈言。

我于今者　　舍此肉眼　　慧眼难得

我今已得　　王今舍我　　我非王子

我今得法　　为法王子　　今从自在

苦宫殿堕　　复登自在　　法王宫殿

乃至鸠那罗。知取其眼是微沙落起多。而说偈言。

愿王夫人　　长受富乐　　寿命常存

无有尽灭　　由其方便　　我得所作

是时鸠那罗妇千遮那摩罗。闻鸠那罗失眼。以念夫故至其夫所。入多人处见鸠那罗失眼流血。闷绝躃地。傍人以水洒之令得醒寤。啼泣说偈。

眼光明可爱　　昔见生欢喜

今见其离身　　心生大嗔恼

鸠那罗语其妇言。汝勿啼泣。我自起业。自受此报。复说偈言。

一切世间　　以业受身　　众苦为身

汝应当知　　一切和合　　无不别离

当知此事　　不应啼泣

是时鸠那罗共其妇。从德叉尸罗国还阿育王所。二人生来未曾履地。其身软弱不堪作业。时鸠那罗善于鼓琴。复能歌吹。随其本路乞食济命。渐渐游行至于本国欲入宫门。时守门人不听其前。既不得前而复还出住车马厩。于后夜中鼓琴而歌。歌曰。我眼已失。四谛已见。复说偈言。

若人有智慧　　见十二入等

以智慧为灯　　得解脱生死

三有中之苦　　悉为自心苦

三有中之过　　今应当知之

若欲求胜乐　　当思十二入

时阿育王。闻其歌声心大欢喜。而说偈言。

今此说偈　　及闻鼓琴　　似是我子

鸠那罗声　　若是其至　　何不见我

时阿育王。命一人来我所闻声似鸠那罗。而声清妙复兼悲怨。闻此声故令我心乱。如象失子而闻子声。其心回遑不安其所。汝可往看是鸠那罗不。若是鸠那罗汝可将来。乃至此人受教至车马厩。至已见其无有二眼皮肤曝露不复可识。还白大王。王所令看是孤独盲人。共其妇俱住车马厩非鸠那罗。时阿育王闻其此言懊恼思惟。而说偈言。

如昔所梦见　　鸠那罗失眼

今此盲人者　　鸠那罗不疑

汝可更至彼　　但将此人来

以思惟子故　　其心不安隐

乃至此人受教更至其所。语鸠那罗言。汝是谁儿。何所名姓。鸠那罗复以偈答。

父名阿输柯　　增长姓孔雀

一切诸大地　　悉为其所领

我是彼王子　　名为鸠那罗

姓日法王佛　　今为法王子

是时使人将鸠那罗及其妇至宫中。时阿育王见鸠那罗风日曝露。以草弊帛杂为衣裳。形容改异不复可识。时阿育王生心疑惑而语之言。汝是鸠那罗不。答言。我是阿育王闻闷绝堕地傍人见王而说偈言。

王见鸠那罗　　有面而无眼

以苦恼烧心　　从床堕于地

傍人以水洒王令其得醒。还至坐处抱鸠那罗置其膝上。复抱其颈啼哭落泪手拂头面。忆其昔容而说偈言。

汝端严眼　　今何所在　　失眼因缘

汝今当说　　汝今无眼　　如空无月

形容改异　　谁之所作　　汝昔容貌

犹如仙人　　谁无慈悲　　坏汝眼目

汝于世间　　谁为怨仇　　我苦恼根

由之而起　　汝身妙色　　谁之所坏

懊恼心火　　今烧我身　　譬如霹雳

摧折树木　　懊恼之雷　　以破我心

如此因缘　　汝今速说

时鸠那罗以偈答言。

王不闻佛言　果报不可脱
乃至辟支佛　亦所不能免
一切诸凡夫　悉由业所造
善恶之业缘　时至必应受
一切诸众生　自作自受报
我知此缘故　不说坏眼人
此苦我自作　无有他作者
如此眼因缘　不由于人作
一切众生苦　皆亦复如是
悉由业所作　王当知此事

时阿育王。为懊恼火以烧其心。复说偈言。

汝但说其人　我不生嗔心
汝若不说者　我心乱不安

时阿育王。知是微沙落起多所作。唤微沙落起多。而说偈言。

汝今为大恶　云何不陷地
今汝不为法　于我为大过
汝今既为恶　从今舍于汝
犹如行善人　舍不如法利

时阿育王嗔火烧心见微沙落起多。复说偈言。

我于今者　欲出其眼　欲以铁锯
以解其身　以斧破身　以刀割舌
以刀截颈　以火烧身　令饮毒药
以除其命

阿育王说如此事。欲治微沙落起多。鸠那罗闻深生慈心。复说偈言。

微沙落起多　所为诸恶业
大王于今者　不应便杀之
一切诸大力　无过于忍辱
世尊之所说　其最为第一

时阿育王不受儿语。以微沙落起多置落可屋。以火焚之。又复令杀德叉尸罗人。是时比丘生疑问大德优波笈多。鸠那罗先造何业今受此报。大德答言。长老当听。过去久远。于波罗奈国有一猎师。至雪山中多杀群鹿。又于一时复往雪山时雷电霹雳有五百鹿。以怖畏故。入石窟中。时此猎师见诸群鹿。即便捕之一切皆得。得已复作是念。若皆杀

者。肉当臭烂。无如之何。我当挑其两眼使其不死。而不知去。后渐杀之。作是念已。一切挑眼。长老。于意云何。先猎师者鸠那罗是。以其挑鹿眼故于无数年常在地狱。从地狱出生于人中。五百世中常被挑眼。今是最后余残果报。比丘又问。以何因缘生于大姓。得端严眼复得罗汉。答言。诸长老听。过去久远人寿四万岁时。有佛正觉名迦罗鸠村大。出现于世是时如来于一切世间。所应作者皆已作讫。入无余涅槃。时有一王名曰输颇(翻庄严)为佛世尊起四宝塔。时王命过弟不信佛。起塔珍宝悉皆密取。唯土木在。一切人民见塔毁坏懊恼发声。时有长者子。问彼诸人。汝等何事懊恼发声。诸人答言。世尊之塔本有四宝。不谓于今悉皆毁散。是故我见懊恼发声。时长者子即以四宝如本庄严。复令高广有胜于初。又起金像以置塔中。所作已讫。复发愿言。迦罗鸠村大为世间师。愿我后师亦如今日。比丘当知。昔长者子即鸠那罗是。此其修治迦罗鸠村大如来塔故。今得生于大姓之中。以其造作如来像故。今所得身端严第一。以其发愿值善师故。今得释迦牟尼为师及见四谛。

阿育王经卷第五

半庵摩勒施僧因缘品第五

尔时阿育王得坚固信问诸比丘。谁已能于佛法之中最大布施。诸比丘答言。孤独长者已大布施。王复问言。其能几许佛法中施。比丘答言。用百千万金。阿育王闻即便思惟。孤独长者用百千万金。我于今者亦以百千万金以用布施。阿育大王已起八万四千塔。又于初生得道转法轮入涅槃及诸罗汉涅槃之处。各以十万金施。四部大会亦已作讫。又三十万众僧一分阿罗汉二分学人及精进凡夫。于一日中一时施食。又阿育王唯留珍宝。一切大地宫人大臣鸠那罗。及以自身悉施众僧。复以四十万金布施众僧。又以无数之金赎此大地。乃至自身后以九十六千万金布施众僧。时阿育王得病困笃生大忧恼。大臣成护。是其先世随喜施沙知识。闻大王病。便往王所而礼王足。即说偈言。

昔面如莲花　　尘垢不能污
大力诸怨家　　不得见大王
犹如日炎盛　　人所不能视
何故于今者　　悲泣而流泪

阿育王以偈答言。

我今生忧恼　　不为身命财
别离圣众故　　是以我忧恼
世尊诸弟子　　成就诸功德
以种种饮食　　日日常供养
当思惟此事　　是故我流泪

复次成护。我昔欲以百千万金供养三宝。而意未满。我今欲以四十千万金布施满我

本心。思惟已便欲遣四十千万金送与鸡寺。是时鸠那罗儿名三波地(翻具足)为太子。大臣语太子言。阿育大王须臾应终。而今欲遣四十千万金送与鸡寺。一切国王以物为力。太子应当勒守物人勿令金出。于是太子即便勒之。阿育王敕不复施行。唯有金器供王食用。王食讫已便令送此金器与彼鸡寺。复断金器听以银器。王食竟已复令送此银器与彼鸡寺。复断银器乃至以铁器供王王食已复令送与鸡寺。复断铁器听用瓦器。时阿育王无复有物。唯半庵罗果在其手。中时阿育王心大悲恼。召诸大臣及以人民一切和合而语之言。谁于今日为此地主。大臣起而作礼合掌说言。唯天为主。更无异人。时阿育王泪落如雨。而说偈言。

今我阿育王　　无复自在力
唯半阿摩勒　　于我得自在
何用是富贵　　如恒河流水
先所领国土　　豪富最第一
今忽贫穷至　　不复得自在
一切诸合会　　皆悉当分离
如来正法言　　无有能知者
我先所敕令　　一切无障挂
犹如心意识　　于缘得自在
我今所教敕　　如水碍于石
一切诸怨贼　　我先悉降伏
王领一切地　　摄一切贫苦
今者无光明　　如云障于月
如阿输迦树　　花叶悉枯落
是我阿输迦　　贫悴亦如是

是时阿育王即呼傍臣。名曰跋陀罗目阿(翻贤面)而语之言。我失自在。汝今于我为最后使。唯此一事汝应当作。此半阿摩勒果送与鸡寺宣我语曰。阿育王礼众僧足。昔领一切阎浮提地今者唯有半阿摩勒果。是我最后所行布施。愿僧受之。此物虽小。以施众僧福德广大。而说偈言。

我本为人王　　于宫得自在
无常为自相　　不久而磨灭
能为疗治者　　唯有圣福田
今我无医药　　愿今见济度
此半阿摩勒　　是我最后施
小施而福广　　是故应摄受

时此使人。受王敕已。将半阿摩勒果往至鸡寺。于上座前以阿摩勒果供养众僧。合掌说偈。

一切地一伞　　王领无障碍
犹如日光明　　遍照一切处
以自欺诳业　　功德于今尽
譬如日入时　　无复有光明
以恭敬顶礼　　施半阿摩勒
显其福德尽　　今为最后施

是时上座集诸比丘而语之言。汝等今当起怖畏心。如佛所说。见他无常是处可畏。谁能于此不生厌离何以故。

勇猛能布施　　孔雀阿育王
王领于大地　　阎浮提自在
今日果报尽　　唯有阿摩勒
大地诸珍宝　　悉为他所护
今此阿育王　　舍半阿摩勒
诸有凡夫人　　福德力生慢
当为说无常　　令其生厌离

时诸众僧得阿育王半阿摩罗果。碎以为末以置羹中遍行众僧。时阿育王语成护言。谁今为王。成护礼足合掌说言天为地主。更无有人。时阿育王以人扶起遍观四方。向众僧处合掌而言。今留珍宝此外大地乃至大海一切施僧。又说偈言。

水为大地衣　　七宝严地面
持一切众生　　及以诸山等
我今以舍此　　布施诸众僧
于众僧得果　　是故我今施
以此布施福　　不求帝释处
亦不乐梵天　　及诸大地主
唯欲以此福　　愿求心自在
得共圣人法　　人所不能夺

乃至阿育王。以多罗叶。书此偈语。以齿印之。执书合掌向彼僧处而作是言。以此大地一切施僧。说已便终。乃至大臣用五色彩以庄严舆供养王身。供养已便水欲以灌太子顶以授王位。成护语诸臣言。一切大地阿育大王已施众僧。诸臣答言。我等今者当作云何。成护答言。先阿育王作意。我用百千万金施佛法僧。已与九十六千万金。欲更满之。而诸臣不听。王意不满。故以一切大地布施众僧。诸臣即便取四十千万金以赎大地。

即以海水灌太子三波地顶。令登王位。三波地儿名毗梨诃钵底(翻太白星)。太白有儿名毗梨沙斯那(翻牛毕)。牛毕有儿名弗沙跋摩(翻尾铠星)。尾铠有儿名弗沙蜜多罗(翻差友)。乃至弗沙蜜多罗得登王位。集诸大臣。以何方便能令我名恒住不失。诸臣答言。大王之姓从阿育王来。是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乃至佛法未灭。阿育大王名闻亦在。王今应当起八万四千塔。时王答言。阿育大王有大神力人无及者。更有方便得流名不。是时有婆罗门咒愿第一。而是凡夫不信佛法。白王言。有二种因名得常住。一者作恶。二者作善。阿育大王起八万四千塔。天今坏之名则常在。乃至弗沙蜜多罗王。严驾四兵欲坏佛法。往至鸡寺。至已于寺门闻有师子吼。王大怖畏。复还波吒利弗国。如是三反往至鸡寺亦复如是。还于本国集彼众僧而作是言。我于今者欲坏佛法。诸众僧中。于塔及寺各有所护。宜各说之。诸僧皆言。我等护塔。王于是时即杀上座次及诸僧。时有沙柯罗国是其所领。语彼国人。若有能得一比丘首。与其金钱。彼国有寺。名曰法王。时彼寺中有一罗汉。人欲取头而白王言。彼有比丘。今欲取头送与大王。时王闻已自欲取之。是时比丘入灭尽定。以定力故。刀杖火毒不能侵害。既不得杀。复往余处至拘瑟他歌(翻库藏)国。彼国有一夜叉神守护佛牙。是夜叉思惟佛法当灭。我既受戒。不复杀生。我有女儿已利履(亡失反)夜叉本欲求之。以其先常作恶业故而我不许。为护佛法今应与之。复有一大力夜叉常护弗沙蜜多罗王。以其力故人无侵害。是护佛牙神将护王夜叉至于南海。是时已利履夜叉取太山。压弗沙蜜多罗王及其四兵。一时皆死。是故此山名修尼喜多。弗沙蜜多罗王既被杀已。孔雀大姓从此而灭。

阿育王经卷第六

佛记优波笈多因缘品第六

是时佛欲涅槃化阿波罗啰龙王。及瞿波啰旆陀利龙王竟。至摩偷罗国。于彼国告阿难言。于此摩偷罗国我入涅槃百年后。当有卖香商主名笈多。有儿名优波笈多无相佛。当作佛事教化多人证阿罗汉果。此处石窟。长十八肘。广十二肘。令其弟子人捉一四寸筹投石窟中使满石窟。阿难当知。我后教化弟子优波笈多最为第一。阿难。汝今见彼远青林不。阿难答言。已见世尊。佛言。彼山名优楼漫陀。如来入涅槃百年后。当有舍那婆私比丘于彼山起寺。又说法教化。优波笈多令其出家。于摩偷罗国有长者子兄弟二人。名那哆婆哆。其当于优楼漫陀山为起寺檀越。故名此寺为那哆婆哆。阿难当知。此寺最为第一禅处。阿难惊惋优波笈多饶益多人。佛语阿难。汝今不应惊惋此事。过去久远其生恶道已益多人。又过去世于此优楼漫陀山三边。一边有五百缘觉。一边有五百仙人。一边有五百猕猴。猕猴之中而有一主。是猕猴主往缘觉处。见诸缘觉生欢喜心。取树花果供养缘觉。时诸缘觉结加趺坐。是时猕猴次第作礼。作礼已毕。于僧坐末而自端坐。乃至日日亦复如是。时诸缘觉皆入涅槃。猕猴不知。恒修供养如本不异。见诸缘觉悉不受之。是时猕猴执缘觉衣及以牵脚。缘觉不动。猕猴思惟。是诸缘觉悉皆已死。啼泣懊

恼。复至仙人处。是五百仙人皆卧棘刺。是时猕猴复学仙人卧棘刺上。又学仙人卧灰土上。复学仙人五热炙身。炙身去后。是时猕猴以水灭火取灰藏之。所卧棘刺拔取掷去。所卧之灰复取除之。仙人以手攀树自悬。猕猴复拨其手令其堕地。是猕猴四威仪中常教化诸仙。既教化已。于诸仙前端坐修定。语仙人言。汝等一切当如是坐。时五百仙人随其坐禅。是诸仙人无师说法。于三十七助菩提法思惟证得缘觉之道。既得道已。复作是念。我得圣道。由此猕猴。即以香花饮食供养猕猴。乃至猕猴命终时。诸缘觉即以香木用烧其身。佛语阿难。是猕猴者即优波笈多是。优波笈多于恶道中。为多众生作大饶益。我入涅槃百年后。复于优楼漫陀山作大饶益。尔时世尊语阿难言。汝当捉我衣角。时世尊将阿难身升虚空往罽宾国。至已语阿难言。汝见此处多山林不。阿难答言。已见世尊。复告阿难。此罽宾国我入涅槃百年后当有末田地比丘。于此土立罽宾国。乃至佛次第行到拘尸那城。涅槃时至。告长老摩诃迦叶。我今欲入涅槃。汝当聚集法藏令住千年。为摄受众生故。摩诃迦叶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教。我当奉行。乃至佛念天帝释。时天主帝释知佛心已。即至佛所。尔时世尊告帝释言。憍尸迦。汝当护持法藏。帝释白佛言。世尊。我当如是。世尊复念四天王。时四天王知佛心故即至佛所。佛复告四天王。我涅槃后。汝等当护持法藏。乃至未来三贼国王。汝皆应共其护持法藏。四天王白佛言。如是世尊。是时世尊以法藏付摩诃迦叶及天帝释四天王等竟。复往摩偷罗国。如是次第至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告阿难言。涅槃时至。是娑罗双树北面。汝当安置眠处。我于今日中夜当入无余涅槃。即说偈言。

生死海无底　　波浪洄複深
老病以为岸　　我今已得渡
欲入无忧国　　弃舍身之筏
更生以为海　　老可畏为水
牟尼为牛王　　渡彼生死海
如人依于筏　　安隐至彼岸

乃至广说。佛入涅槃起八舍利塔。第九罂塔。第十炭塔而说偈言。

八塔高如山　　舍利在其下
次第九罂塔　　第十者炭塔

乃至天主帝释及四天王。一切香花种种伎乐供养舍利。说言。世尊付我等法藏入涅槃。今我等依佛法守护。是时帝释语持梨哆阿啰哆(翻治国)言。汝于东方当护佛法。复语毗留多(翻增长)言。汝于南方当护佛法。复语毗留博叉(翻不好眼)言。汝于西方当护佛法。复语鸠鞞罗(翻不好身)言。汝于北方当护佛法。世尊言。我灭后有三贼王。当来与汝同处。若坏佛法汝当拥护。是时佛入涅槃。无数罗汉亦入涅槃。是时空中悲声说偈。

苦哉佛弟子　　一切皆涅槃

今日此世间　　一切皆虚空

无明为闇覆正法灯。大德罗汉悉皆涅槃。无复守护三藏法者。三藏正法不得久住。是时帝释及四天王。无数诸天一切往至大迦叶所。至已礼迦叶足而说言。世尊付法藏与大德及我等。大德。今当与我共护佛法。一切佛法当共聚集。勿令分散。今此佛法天人摄受住世千年。为摄受一切众生故。乃至迦叶鸣磬。以神通力从口出声。告阎浮提一切令知。有五百阿罗汉住拘尸那伽。是时迦叶语阿[少/兔]楼驮。长老。见阿罗汉谁今未来。阿[少/兔]楼驮答言。伽梵波提(翻牛主)今在天上尸利沙(翻树名)殿。其今未来。大德迦叶问诸比丘。今此众中谁为最小。富那罗汉答言。我为最小。摩诃迦叶语言。长老。众僧法教汝能受不。富那答言。能受。迦叶又言。善男子。汝今能受众僧教法。善哉善哉。汝今当往天上尸利沙殿伽梵波提所而语之言。大迦叶及诸众僧唤汝来下。今有众事。汝可速来。而说偈言。

善男子当往　　尸利沙之林

舍此众往彼　　伽梵波提所

乃至富那往至尸利沙殿。语伽梵波提言。迦叶及诸众僧。于阎浮提一切和合。今有僧事汝宜速下。伽梵波提答言。善男子。汝当说佛及众僧。勿道迦叶及众僧。何以故。佛已涅槃。诸外道等当轻佛法。复次有恶比丘起破僧事。外道当言。佛既涅槃。法亦灭尽。诸比丘等皆无所知。佛昔在世。以智慧光明令诸世间悉亦光明。今既灭度。世间皆闇。我于今者何事至彼。复说偈言。

一切世间空　　无复欢喜处

无如来说法　　阎浮提无事

我今欲住此　　而入于涅槃

汝今还彼以宣我心。伽梵波提礼大迦叶及诸众僧。而说偈言。

一切世间空　　无复欢喜处

无如来说法　　阎浮提无事

我今欲往此　　而入于涅槃

伽梵波提说此语已即入涅槃。是时富那还阎浮提。而说偈言。

大德胜众　　伽梵波提　　礼敬而言

佛已涅槃　　我于今日　　亦入涅槃

如大象灭　　子亦随灭

是时大迦叶即便立制。从今已去众僧和合结集法藏。其事未毕。诸比丘等不得涅槃。即说偈言。

从今日已去　　一切僧和合

未结集法藏　　皆不得涅槃

乃至五百阿罗汉皆和合竟。大迦叶白僧言。此长老阿难恒随如来其今已老。一切众僧当恭敬之。复说偈言。

此长老阿难　受持佛所说
利根有智慧　常随如来行
净心解佛法　应当恭敬之
饶益诸众僧　十力所赞叹

是时大迦叶语诸比丘。我等若于此地结集法藏。大众云聚必当悲泣妨于法事。我等欲于佛得道处摩伽陀国结集法藏。乃至迦叶及五百罗汉至王舍城。是时长老毗梨时弗多供给阿难。行毗梨时国至已。彼国四众闻佛涅槃心生悲恼。是阿难思惟。四众懊恼。云何说法。长老毗梨时弗思惟。我观和上心。为是圣人。为是凡夫。即见和上犹是学心。未厌欲界见已往阿难处。至已说此偈言。

汝当往树下　于涅槃作心
瞿昙当坐禅　不久证涅槃

是时长老阿难。以毗梨时弗教化故。昼日行坐洗五盖心。如是一更乃至五更。明星出时出外洗足。洗竟还寺欲右胁卧。头未至枕。离诸烦恼得罗汉果。往王舍城。乃至迦叶及五百罗汉亦来此城。是时阿阇世鞞提希子闻迦叶及五百罗汉至。庄严道路种种供具迎大迦叶。时阿阇世王以无根心成就故。昔见佛来从高楼堕。佛以神力而接取之。今于象上见大迦叶复欲投下。时大迦叶亦以神力而接取之。是时迦叶语阿阇世王。如来神力不假思惟。声闻神力必须作意。若不作意而汝堕者命则不全。从今以去不应复尔时。王答言。我当如是。时阿阇世王礼迦叶足合掌说言。大德。世尊涅槃我遂不见。若大德作意欲入涅槃当来看我。迦叶答言。如是。复语大王。我等欲于此城结集佛法。时王答言。我从今去至未终灭。当以衣服饮食医药卧具供养众僧。愿诸众僧在竹林中。是时迦叶思惟。此寺广大。诸比丘等妨乱我事。当作是言。如是可说。如是不可说。有石窟处名毕波罗延(树名)。我等当于彼处结集法藏。乃至迦叶共五百罗汉往毕波罗延石窟。至已庄严住处语。诸比丘。于未来世诸比丘等当失正心。我等未中之前当共集优陀那伽陀。中后集一切法。乃至五百阿罗汉次第坐于其坐处铺尼师檀。一切众僧心念。于三藏中先集何藏。大德迦叶言。当先集修多罗。诸众僧复言。谁能诵修多罗。迦叶答言。长老阿难多闻中第一。一切修多罗皆是阿难受持。我等当问阿难集修多罗。是时迦叶语阿难言。汝今当说修多罗。我等大众当共结集。而说偈言。

汝长老阿难　当知此法藏
是如来所造　汝力故能住
汝持佛法藏　如牛负重担
如来持十力　最胜大勇猛

能令三有灭　　佛法如醍醐
一切持法藏　　皆悉已涅槃
唯今汝一人　　受持佛法藏

是时长老阿难答言。如是。即从坐起于上座前立观一切众僧。而说偈言。

此大吉众僧　　离世尊一人
净心不庄严　　如虚空无月

乃至长老阿难从上座次第作礼。礼已即登高座而便思惟。有修多罗。我亲从佛闻。有修多罗。不亲从佛闻。我于今者悉说如是我闻。乃至大德迦叶语阿难言。长老应说。修多罗在何处说。而说偈言。

大智皆劝请　　佛子汝当说
佛初修多罗　　在于何处说

时阿难答言。婆罗奈国为五比丘初说修多罗。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婆罗奈国仙面鹿园。佛语诸比丘此苦圣谛。乃至广说。是时长老阿若憍陈如思惟。我此众中闻为我等说修多罗。如是至佛法不断皆是初所闻法。便生懊恼。是时阿难见是事故亦生懊恼。便下高座而在地坐。复说偈言。

三有无有力　　犹如水中月
幻化芭蕉树　　复以智慧力
能知诸世间　　是故舍生死
而入于涅槃　　如大风倒树

时五百阿罗汉皆除床座露地而坐。是时迦叶语诸比丘。阿难所说是何修多罗。乃至五百阿罗汉入三摩提。从三摩提起而说言。如是修多罗。如是修多罗。乃至广说四种修多罗。结集已竟。众僧复言。我今欲集毗尼藏。应当问谁。大德迦叶答言。长老优波离持一切律最为第一。我当问其欲结毗尼。是时迦叶语优波离。长老汝当说毗尼。我欲结集。答言。如是。佛于何处说波罗夷。优波离答言。于毗时国。为何人说。为须提那迦兰陀子。如是广说。乃至第二法藏已竟。摩诃迦叶复思惟。我等自说智母。是时迦叶语诸比丘。云何说智母。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八正道四辩无诤智愿智悉皆结集。法身制说寂静见等是说智母。乃至大德迦叶已结集法藏。而说偈言。

已结经法竟　　为世间饶益
佛十力所说　　是事不可量
世间无明闇　　法灯能除之

是时长老阿难思惟。佛世尊涅槃时。有犯小罪教令除灭。我今当白众僧。即于上座前合掌而言。我亲闻受佛说。从今有犯小戒悉令放舍不复假治。若众僧同。今便共舍。既无细罪。诸众僧等则安乐住。是时大德迦叶语阿难言。汝问世尊。何者是细戒应舍。

何者非细戒不应舍。于五篇中。为是第五。为是第四。阿难答言。我实不问。何以故。于时佛边诸大比丘悉皆不问。我既最小心无惭愧。是故不问。复次为佛涅槃。我时懊恼。是故不问。时大迦叶语阿难言。汝有罪过犯突吉罗。如来临欲涅槃从汝索水。而汝以浊水上佛。阿难答言。我既最小心无惭愧。是时柯掘他(不解翻)江有五百乘车而从江过。车去未久我便取水。是故水浊。迦叶又言。如来须水。汝何故不以钵向天。天自降水。何为取此浊水上佛。是故汝今得突吉罗。复次世尊有新袈裟。色黄如金。汝何故以足蹋之。阿难答言。非我无惭愧。是时我处更无异人。是故足蹋。迦叶又言。汝何故不执衣向天。天当来捉。是故汝今犯突吉罗。

复次佛时语汝。若人能修四如意足。能住寿一劫若减一劫。令汝知之。而佛如来常成就四如意足。汝何故不请佛住世一劫若减一劫。阿难答言。大德迦叶。不无惭愧。时魔王迷惑我心。是故不能请如来住。迦叶语言。此亦得突吉罗罪。复次汝何故以如来阴藏相示诸女人。阿难答言。大德。我非无惭愧。以阴藏相示诸女人。时诸女人多诸爱欲。若见如来阴藏之相。便厌女身愿求男身。是故示之。迦叶语言。汝得突吉罗罪。汝应当忏悔。是时迦叶语诸比丘。我等今当说七灭诤法及诸细罪。诸比丘中或言众学法是小。或言四法是小。或言九十事是小。或言三十事是小。或言乃至二不定是小。或言若留四重及十三僧残。余一切舍。外道当说。沙门瞿昙其法斑驳。若佛在世法则和合。佛灭度后法亦散灭。佛涅槃后。诸弟子等各随其意。欲受便受。欲舍便舍。佛说此言。若有比丘不一心受者。当正心受戒。若已受戒不得舍之。依佛所说悉皆受持。若比丘如说受持。善法增长无复退转。是故依佛说一切诸戒悉皆受持。

阿育王经卷第七

佛弟子五人传授法藏因缘品第七

世尊付法藏与摩诃迦叶(翻大龟)入涅槃。摩诃迦叶付阿难(翻欢喜)入涅槃。阿难付末田地(翻中)入涅槃。末田地付舍那婆私(翻纻衣)入涅槃。舍那婆私付优波笈多(翻大护)入涅槃。优波笈多付絺征柯(翻女)优波笈多在摩偷罗国教化弟子。有成阿罗汉者。辄令投一四寸筹于石室中。室广十二肘长十八肘。自作誓言。筹若满室当入涅槃。筹既满已乃入涅槃。以法付嘱弟子絺征柯。絺征柯是满室筹中最后弟子。优波笈多语絺征柯言。昔佛以法藏付嘱迦叶。迦叶以付嘱阿难。阿难以付嘱末田地。末田地以付嘱和尚。我今以此法藏付嘱于汝。付嘱既竟。却后七日而入涅槃。天人展转相告满阎浮提。阿罗汉十万人和合共来供养。学人及优婆塞优婆夷不可称数。乃至涅槃时至。身腾虚空行住坐卧身上出水身下出火。现十八变。诸天世人莫不欢喜。然后以筹而自阁维。尔时一千罗汉同入涅槃。乃至絺征柯受护法藏。

迦叶因缘

长老摩诃迦叶涅槃因缘。尔时梯毗梨迦叶。修多罗毗尼阿毗昙一切皆诵。以愿智令

知三藏。受身证灭尽三昧。得总持四辩与五百阿罗汉结集法藏。佛所说法次第付嘱与诸胜人。处处流布常视读诵勿令遗失。于一切众而为饶益。常自思惟。我年已大老死无常。作此思惟。依佛所说依力已受。善友受经法子已生。以现佛恩少报佛恩。谁能一切悉报佛恩。一切同学于法和合。多时持身以摄世间。多时担身已大疲极。以臭身疲极。涅槃时至。复说偈曰。

已结修多罗　以修治道路
世尊之法语　处处广宣说

复说偈言。

无惭愧已除　已摄有惭愧
已作自饶益　我涅槃时至

是时摩诃迦叶往至阿难处。语长老阿难言。世尊付我法藏。付已而入涅槃。我今欲涅槃。以法藏付汝。汝当受持。尔时王舍城当有商主儿生。以舍那衣覆。是故名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入大海。后归于世尊法。当修供养。汝当教化令其出家。汝当以佛法藏以传与之。尔时摩诃迦叶以佛法藏付长老阿难。付法藏竟。作是思惟。是我世尊大慈悲。难作已作。教化周遍。无边功德以造此身。世尊舍利处处供养。我应入涅槃。汝自当知是我可作无有别事。复说偈言。

是我世尊　摩诃慈悲　世尊舍利
我已供养　菩提三昧　之所出生
难作已作　最后供养

摩诃迦叶以神力往四支征(音知荷反生处成道处转法轮处涅槃处)。以第一恭敬礼拜供养。八舍利塔亦复如是。复入于龙宫以修供养。譬如师子王入于池湖。无有怖畏深大不动清净无垢。于彼佛牙供养已竟。譬如龙王出于虚空。一瞬眼顷至忉利天宫。时帝释及诸天欢喜供养。供养既竟。意欲从彼而入涅槃。是时帝释见此事相。语迦叶言。念于净行常住山中。以何意故。而来至此。此处孤独无有归依。是时揵毗利摩诃迦叶语帝释言。憍尸迦。我乐看佛牙及佛天冠摩尼宝珠钵多罗等。是我最后。应为供养。复说偈言。

为说苦尽　是故我来　为看佛相
是故我来

帝释及诸天。闻迦叶语一切懊恼。恭敬彼故。而以两手。捧持佛牙以授迦叶。迦叶顶受目不暂瞬。以漫陀罗华(翻圆华)薄拘罗华(翻曲华)牛头栴檀周流那(翻未香)以此供养。摩诃迦叶语帝释及一千诸天。汝当修不放逸。是时迦叶于须弥山顶忽然不现还王舍城。尔时长老迦叶以佛法藏付嘱阿难。是时阿难日日随从迦叶后行。阿难语迦叶言。莫入涅槃。是时迦叶告阿难言。我今与汝各随所入。尔时阿难早起着衣持钵入城乞食。是阿难以三可爱和合。一者名可爱。二者闻可爱。三者色可爱。彼人见色不厌。闻说法不

厌。迦叶亦早起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迦叶思惟。我本有约。入涅槃时当往见阿阇世王。是时迦叶入王宫内语看门人。我今住此。欲见大王。汝可入宫白王令知。门人答言。王今正眠。须王眠觉当为启闻。迦叶语言。汝可觉王。门人答言。王不可觉。觉必大嗔。嗔必治我。长老迦叶语门人言。王若觉时。汝当白王。迦叶今来欲入涅槃。故须见王。是时迦叶入城乞食。乞食竟入鸡足山。破山三分。于山中铺草布地。即自思惟。而语身言。如来昔以粪扫之衣覆蔽于汝。至于弥勒法藏应住。复说偈言。

我以神通力　当持于此身
以粪扫衣覆　至弥勒佛出
以此故弥勒　教化诸弟子

尔时迦叶起三三昧。一者如入涅槃竟。被粪扫衣。以三山覆身。如子入母腹而不失坏。乃至弥勒法藏应住。二者若阿阇世王来山应开。迦叶思惟。若阿阇世王不见我身当吐热血死。三者若阿难来山当开。是时从三昧起舍命入涅槃。入涅槃竟。地六种震动。帝释等无数天人以天诸花供养迦叶身。三山还合以覆其身。帝释及诸天远离故生懊恼。即说偈言。

我等今日　远离迦叶　心生懊恼
不能自胜　毕钵窟天　众难法生
摩伽他人　生贫孤独　一切世间
无有归依
今此迦叶　第二佛灭　正法山堕
正法船动　正法树落　正法海涌
魔王欢喜　摄受法乱

作如是语已忽然不现。时阿难入王舍城未出。迦叶入涅槃。长老阿难王舍城乞食竟。思惟无常乃至。阿阇世王眠中梦见其母姓灭。惊此梦故怖畏起觉。门人白王。迦叶向来欲见王当入涅槃。王闻其言。闷乱堕地。傍人以水起王。王得少醒往竹林中。礼阿难足。礼已复起懊恼啼哭说言。我今闻长老摩诃迦叶入涅槃。阿难答言。大精进已入涅槃。尔时阿阇世王语阿难言。看迦叶身我欲供养。阿难将王至鸡足山上。是时阿难见诸罗刹护迦叶身。阿阇世王亦如是见又见天花覆迦叶身。见已举手拍头以一切身接足作礼。如象触树倒。礼已便欲觅薪以阇维之。是时阿难语言。大王。今何所作。王答言。我欲烧迦叶身。阿难答言。莫烧莫烧。此身神力所持。乃至正觉弥勒佛九十六千万弟子围绕来至此处。取迦叶身现诸弟子。时弥勒说言。此迦叶是释迦牟尼弟子。少欲知足最为第一。又结集释迦牟尼法藏。复说偈曰。

此仙比丘姓迦叶　释迦牟尼大弟子
最胜善见益世间　是其受持彼法藏

是时弥勒弟子生念。彼时人身小。释迦牟尼身。为如是。为当大。是时弥勒佛见其弟子而语言。摩诃迦叶身粪扫僧伽梨。是释迦牟尼世尊僧伽梨衣。彼弟子闻已忧愁。故九十六千万弟子当得证阿罗汉果。复得受持戒行功德。复次于山顶应起塔。阿阇世王还其城内。是时三山还合更覆其身。阿阇世王即于山上更复起塔。以种种香花供养。

阿难因缘

尔时长老迦叶入涅槃。时阿阇世王礼阿难足说言。长老佛入涅槃我不见。长老摩诃迦叶入涅槃亦不见。若长老欲入涅槃。愿来见我。阿难答言。如是。乃至舍那婆私商主从海而还。舍那婆私以其宝物。安置室内。往竹林中。是时长老阿难于讲堂门立。尔时舍那婆私往阿难所。到已礼足于一处坐。舍那婆私语阿难言。长老当知。我从海中安隐得还。今欲于佛等一切众僧。作五年功德大会。今佛何处。阿难答言。世尊已入涅槃。舍那婆私闻已闷乱躃地。傍人以水起之。少时得醒。仍说言。长老舍利弗何处入涅槃。如是摩诃目健连摩诃迦叶等何处入涅槃。问已复言。长老我欲作五年功德大会。阿难言。随汝意作。乃至广设。作大会已。阿难语言。汝已于世尊法藏作五年功德竟。今日当作以法摄受。舍那婆私答言。长老。云何教我。是时阿难语舍那婆私言。汝当于佛法藏出家。舍那婆私答言。如是。长老阿难为其出家受具足戒。乃至究竟第四羯磨。舍那婆私复受大戒。受我当至死着舍那衣。长老阿难受持八万四千法门。乃至佛所说。诸罗汉所说。舍那婆私悉能受持。具足三明通达三藏。尔时长老阿难住于竹林。是时有一比丘诵斯伽陀(翻不等偈)

若人百年生　　不见水白鹭

若人一日生　　能见水白鹭

是人有智慧　　名胜彼百年

是时阿难将其游行。闻其所说而语言。汝诵此偈非佛所说。当言。若百年生。不见生灭。若一日生。能见生灭。是人有智。胜彼百年。复次二人谤佛。一者不信嗔恚故谤。二者虽信不如法受持修多罗义。亦名谤佛。如人无足无口此人无用。拨底(不解翻)阿票多(翻无患子)。此二人不能善受修多罗义亦如是。复说偈言。

痴人不聪慧　　其为无可用

聪慧不受法　　具慧则为毒

正智闻可说　　则得解脱果

是时彼诵偈比丘还其师所。说阿难言。世尊所说。若百年生不见生灭。若一日生能见生灭。胜彼百年。彼师语弟子言。阿难已老其念无力。复说偈言。

若人老至　　失其念力　　智慧身力

一切皆老

复语弟子。依汝所诵。莫从彼语。乃至阿难复往其所闻说本偈。长老阿难语言。我

已语汝。此非佛说。彼答阿难。我师说言。阿难已老其念无力。阿难思惟。欲往其师所为说此义。复观其心受我语不。即见其心不受此义。复更思惟。有余比丘能为说不。亦不见人能为其说。阿难念言。若佛在世我当白佛及舍利弗目揵连迦叶等。今佛等悉入涅槃。我今亦欲随入涅槃。以佛力故法住千年。复说偈言。

如彼诸仙人　　当皆已过去
我今与彼等　　无有差别相
今我自思惟　　犹如鸟随风
彼已入涅槃　　能除诸垢结
于世间为灯　　为除无明闇
除彼大精进　　无量律仪者
今唯我一人　　如林余一树

是时阿难付嘱舍那婆私。复说世尊付法藏摩诃伽叶竟入涅槃。摩诃迦叶付嘱我竟入涅槃。今我欲入涅槃。此佛法藏应当受持守护。于摩偷罗国有山名优流漫陀(翻大醍醐)。摩偷罗国有长者生二子。一名那哆(翻无)。二名婆哆(翻军)。是佛所记。于彼山中应当起寺。复有摩偷罗国卖香商主名笈多。笈多当生儿名优波笈多。汝当教化令其出家。其是世尊所记无相佛。我涅槃百年后当作佛事。是时舍那婆私答言。如是。长老阿难已付法藏于舍那婆私竟。早起着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阿难思惟我有约。入涅槃时。当往见阿阇世王。是时阿难即入王宫语看门人。我今住此欲见大王。汝可入宫白王令知。门人答言。王今正眠。须王眠觉当为启闻。阿难语言。汝可觉王。门人答言。王不可觉。觉必大嗔。嗔必治我。长老阿难语门人言。王若觉时。汝当白王。阿难今者欲入涅槃。故来见王。是时阿难入城乞食。乞食竟即自思惟。若我于此入涅槃。阿阇世王不以我身分与毗舍离人。毗舍离人于阿阇世王必当相嗔。若我于毗舍离国入涅槃。毗舍离人必不以我身分与阿阇世王。阿阇世王于毗舍离人必复相嗔。是故我于恒河中入涅槃。是时长老阿难往恒河处。阿阇世王于眠中梦见伞柄折而伞不堕。惊此梦故怖畏起觉。门人白王。阿难向来欲见大王。当入涅槃。王闻其言闷乱堕地。傍人以水起王。是时王得少醒即自思惟。长老阿难欲于何处当入涅槃。是时有林中天。语阿阇世王言。长老阿难佛法生子守护法藏。其以作心令三有灭以寂静意。往毗舍离国为涅槃故。是时阿阇世王集四种兵。象马车步。往恒河岸。毗舍离国复有天人说偈语毗舍离人言。

此仙阿难陀　　以除无明闇
于世间多人　　等起慈悲心
入毗舍离国　　为欲入涅槃

是时毗舍离人离车毗(不解翻)。复集四种兵。象马车步。往恒河岸。是时阿难上船往恒河中。阿阇世王来逮阿难合掌说偈。

佛子入涅槃　　于三世间等
佛面如莲花　　今已入涅槃
汝是我等归　　不应舍离我

是时毗舍离人。礼阿难足合掌说言。汝于此处人天所念。而今欲灭。瞿昙于此世间最胜自在眼如莲花。为饶益孤独故应当摄世间。长老阿难作是思惟。若我入摩伽陀国离车毗人当懊恼。若我入毗舍梨国时摩伽陀王复当懊恼。我于今日当思所宜。既已知时。即说偈曰。

以半功德法　　与摩伽陀王
复以半功德　　与离车毗众
如是此二人　　当正修供养

长老阿难于涅槃时大地六种震动。尔时于雪山有一仙人五通具足。共五百弟子。彼仙思惟何故地动。其见阿难欲入涅槃。乃至共五百弟子往阿难所。到已礼足合掌说言。我于长老当得佛所说法及出家具足修净梵行。长老阿难生念。我一切弟子应当来。生此念时五百弟子阿罗汉一切来集。长老阿难即以神力转此大地。乃至仙人及五百弟子出家受具足。于第一羯磨仙人及五百弟子得须陀洹果。于第二羯磨得斯陀含果。于第三羯磨得阿那含果。于第四羯磨除一切烦恼得阿罗汉果。仙人及弟子于恒河中出家。是故名末田地。是时末田地作所作已礼阿难足说此言。如世尊最后与须跋陀出家须跋陀前入涅槃。我不乐见和上涅槃。和上亦当听我前入涅槃。长老阿难语末田地言。世尊付摩诃迦叶法藏入涅槃。摩诃迦叶付我入涅槃。我今欲涅槃。此法藏汝应受持。佛已说罽宾国第一坐禅寺。我入涅槃百年后当有比丘名末田地。是其应持法藏入罽宾国。是故汝应将法藏入彼国。末田地答言尔。长老阿难付法藏与末田地竟。现神通力作十八变。于虚空中行住坐卧。入火三昧。入三昧竟。从其身中出种种色青黄赤白。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是时阿难其身端正。譬如名山出清流水及种种花。阿难思惟。欲分此身半与摩伽陀王。半与离车毗众。是时以神通力遂檀越心。以智慧金刚破其身山。半与摩伽陀国。半与毗舍离众。乃至阿难入涅槃。阿阇世王与诸天人供养半身。毗舍离人复供养半身。有二塔。一在王舍城。一在毗舍离。

末田地因缘

是时长老阿难入涅槃。末田地思惟。我和上教我将佛法藏入罽宾国。时末田地往罽宾国坐于绳床。更复思惟。此罽宾国龙王所领。若不伏之不来我界。应入如是三昧。以三昧力。令罽宾国六种震动。乃至龙王不能自安。于是龙王。至末田地所。时末田地入慈三昧。龙王兴风吹袈裟角不能令动。复起雷雨。末田地神力变其雷雨。皆成天花优钵罗拘牟头分陀利花等悉皆堕地。乃至复以种种器仗欲害末田地。复以神力变其器仗亦成天花。复以大山压末田地。复变大山而成天花。即时空中而说偈曰。

大风吹动　　不移衣角　　雷雨器仗
变为天花　　譬如雪山　　日光所照
悉皆镕消　　无有遗余　　入慈三昧
火不能烧　　器仗毒害　　不近其身

于是龙王惊恐往末田地所说言。圣人教我何作。末田地言。此处与我。龙王答言。不可得也。末田地言。此处佛所记。当起最胜坐禅处名罽宾国。龙王复言。此是佛所记耶。末田地答言。如是。龙王复言。欲得大小地耶。末田地言。欲得如床处。龙王言。如是我与。是时末田地以神通力广其坐处。如究涂卢那筏砢(不解翻)覆此大地。龙王复言。几人相随。末田地言。有五百阿罗汉。龙王复言。若五百阿罗汉少一人者当夺住处。是时末田地自思惟。乃至法藏当有五百阿罗汉不。其见不减乃至过数。答龙王言。如是。长老复言。若有受施应有檀越。我欲将白衣入罽宾国。龙王答言。如是。是时末田地。将众多白衣入罽宾国立聚落城邑。诸白衣语末田地言。我今于此云何自活。时末田地以神通力。将诸白衣入揵陀摩陀那(翻香醉山)山。至已诸白衣掘取官久摩(翻郁金香)还罽宾种。是时香醉山中诸龙王嗔。末田地教化降伏。诸龙王问末田地。世尊法藏住当几时。末田地答言。经一千年诸龙王作约。至佛法住听住彼国。末田地答言。如是。时末田地取郁金香至罽宾国种。乃至世尊法藏住。是时末田地广布法藏。现种种神力与诸檀越。共学佛法令其解悟。然后涅槃。如水灭火。以牛头旃檀种种香木阇维其身。收其舍利为之起塔。

舍那婆私因缘

尔时长老阿难入涅槃。时舍那婆私往摩偷罗国。于中路有寺名贫陀婆那(翻丛林)。舍那婆私住寺一宿。寺有二老比丘。论议说偈。

无犯第一戒　　择法第一闻
是比丘谓是　　舍那婆私说

时舍那婆私语二比丘。汝所说义非我所说。正法和合是我所说。长老先过去世于波罗捺国有一商主。与五百估客欲入大海。于其中路见辟支佛病。商主留诸估客看辟支佛。以医所说药商主亲自料理。时辟支佛病得小差。尔时商主取舍那衣。衣本粗涩。更浣染治令自其软滑。浴辟支佛以衣施之。白言。世尊。此衣粗涩。世尊浴竟愿纳受之。辟支佛答言。善男子。我老。随舍那婆私出家。以此衣覆我身得圣法。今着此衣至入涅槃。商主白言。莫入涅槃。乃至我入海还当以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供养世尊。至未入涅槃。我今入海不得住此。辟支佛言。我今不得不入涅槃。汝已大作功德。当生欢喜。时辟支佛即为商主现十八变。现神变已即入涅槃。商主供养其身作此誓愿。我于此比丘修诸功德。以此善根如其所得我当得之。时商主者我身是也。是故我今值最胜师令我得道。我着舍那婆私衣。于世尊法藏出家。以舍那婆私覆身得道。以舍那婆私覆身入涅槃。我常着舍

那婆私。于白衣处亦着此衣。是故我名舍那婆私。我受具足第四羯磨竟复受大受。乃至未入涅槃恒着舍那婆私。是故复名舍那婆私。是时长老舍那婆私次第行至摩偷罗国。往优流漫陀山坐于绳床。优流漫陀山有二龙王兄弟。与五百诸龙相随。舍那婆私思惟。我不伏之不得教化。即以神力动山。二龙王嗔往舍那婆私处。起疾风雨及以出火。舍那婆私入慈三昧能令风雨及火不近其身。变其水火悉为天花。谓优钵罗花拘牟头分陀利花等悉皆堕地。复起雷电亦以神力变其雷电皆成天花。复以种种器仗欲掷舍那婆私。亦以神力变为天花。复以大山欲压舍那婆私。亦变大山而为天花。即时空中而说偈曰。

暴风疾雨　不能为害　雷电器仗
变为天花　譬如雪山　日光所照
悉皆镕消　无有遗余　入慈三昧
火不能烧　器仗毒害　不近其身

于是二龙王往舍那婆私处白言。圣人教我何作。舍那婆私答言。我欲于此山中起寺。汝当听我。龙王答言。不可得也。长老言。世尊已记。我入涅槃百年后。于大醍醐山寂静最胜处当起寺。名那哆婆哆。龙王复言。世尊已记耶。长老答言。如是。龙王言。若世尊已记我听。是时长老思惟观察。那哆婆哆寺檀越为生已未。见其已生。时舍那婆私早起着衣持钵入偷罗国乞食。乞食已往那哆婆哆檀越处。至已语檀越言。善男子。汝当与我金钱。我欲于醍醐山起寺。那哆婆哆兄弟二人语舍那婆私。我不能也。长老语言。佛已记汝二人于大醍醐山当起寺。二人答言。若佛所记我当起寺。乃至二人于山起寺。服饰等物悉皆具足。故名此寺为那哆婆哆。

阿育王经卷第八

佛弟子五人传授法藏因缘品第七之二优波笈多因缘

尔时舍那婆私于大醍醐山起寺已。即便思惟。卖香商主名笈多。生已未生。见其已生。其儿名优波笈多。世尊所记无相佛。我入涅槃百年后能作佛事。生已未生。见其未生。舍那婆私以方便力。教化卖香商主令其精进。时舍那婆私一日多将弟子入其家。别日与一弟子入其家。复于一日独入其家。笈多当作佛事。见舍那婆私独来其家。问言。圣人何故独无弟子随从。长老语言。我是老人。何得有人随从于我。若有人乐精进出家则有随从。笈多语言。我乐在家受五欲乐不能出家。若我生儿当随长老。长老言。如是如是。恒作此愿。勿令退失。乃至笈多生儿。名阿波笈多(翻不正护)。至其长大。舍那婆私往至笈多所语言。汝先有愿。若我生儿。当与长老。今儿已生。此儿有德汝当听其随我出家。笈多言。我今唯有一儿。若第二儿生当与长老。时舍那婆私思惟。此儿是优波笈多不。见其非是。语笈多言。如是。乃至第二儿生名陀那笈多(翻宝护)。至其长大。舍那婆私往笈多处语言。汝先愿第二儿生当与我。今儿已生。汝当听其随我出家。笈多答言。长老勿嗔。我有二儿共治家业。一令觅物。一令守护。若第三儿生。当与长老。

舍那婆私复更思惟。此是优波笈多不。见其非是。语笈多言。如是。乃至第三儿生。端正好色甚可爱乐。过人之色不及天色。是故名为优波笈多。是儿长大。其父留之以法治生多获其利。时舍那婆私往笈多处语言。善男子。汝先愿第三儿生当以与我。今儿已生。汝当听其随我出家。笈多答言。我当作誓令其治生。若长若退不得出家。不长不退乃听出家。是时魔王令摩偷罗国一切人众悉买其物令其得利。乃至舍那婆私往笈多所。时优波笈多正在卖香。长老语言。汝心心法生。云何为善。云何为恶。优波笈多答言。我今不知心心法。云何为善。云何为恶。长老语言。若心心法与贪嗔痴相应。是名为恶。与不贪不嗔不痴相应。是名为善。乃至长老复于异时更往优波笈多所语言。善男子。汝云何心心法生。为善为恶。答言。我今不知心心法。云何为善。云何为恶。长老言。汝今欲知心心法为善恶者。若能受道除心心法恶。我当作事。时长老以黑白土为丸而语之言。若汝黑心起取黑丸。若白心起取白丸。当作不净观。如所说念佛应当思惟。是时优波笈多欲善作心心法而取多黑丸。乃至不得一白丸。复更思惟取二分黑丸一分白丸。复更思惟取。半黑丸半白丸。复更思惟取。二分白丸。一分黑丸。复更思惟乃至一切白心起悉取白丸。是时摩偷罗国有淫女。名婆娑婆达多(翻天主与)。其有一婢。往优波笈多处买香。多得香还。其主问言。汝于何处得此多香。将不于估客偷此香来。婢答言。有估客名优波笈多。形色具足言语微妙。以法卖物。其主闻已。于优波笈多起淫欲心。复令其婢至优波笈多处。汝当语彼云。我欲与汝共相娱乐。乃至其婢白优波笈多。优波笈多言。汝可答彼。我今相见。未是其时。婢还白其主。其主云。彼不能以五百银钱与我。是故不来。复令婢往而语之言。我不须钱。但须汝来共相娱乐。其婢复往优波笈多所说其此言。优波笈多犹答言。我今相见。未是其时。乃至别有长者子。往婆娑婆达多所。复有一商主。从北天竺来。将五百匹马及种种物至摩偷罗国。至已问摩偷罗国人。此国何处有第一端正女人。国人答言。有女人第一端正。名婆娑婆达多。商主又言。我今欲以五百银钱及种种宝物往至其处。是时淫女贪其物故。杀长者子取其身骸置不净处。与后商主共相娱乐。是长者子亲善知识于不净处觅得身骸往白国王。国王语言。汝可取彼婆娑婆达多。截其手脚及以耳鼻散置野外。乃至如王教令截其手脚散置野外。是时优波笈多。闻婆娑婆达多手脚被截散在野外。即便思惟。我于本时不乐见之共受五欲。今时欲见观其手脚及其耳鼻。复说偈曰。

昔以最胜衣　　及种种宝饰
如是等众具　　庄严于其身
若人乐解脱　　欲厌离于世
是时不当见　　宝饰庄严身
今时应往观　　无慢无欢喜
其色还本相　　视之生厌离

尔时优波笈多。将一小儿捉伞随从行至野外。是时其婢忆念其恩住其身边。驱逐乌鸟不令侵啄。乃至其婢语之。先数遣唤优波笈多。其人今来起欲心耶。其主闻之。即便说言。我好形容。今已毁坏。实为大苦。于此地上为血所污举身皆赤。我身如是。云何见之而起欲心。语其婢言。我手脚耳鼻集之一处无令得见。乃至其婢集在一处以衣覆之。是时优波笈多至已。对婆娑婆达多立而观之。婆娑婆达多见优波笈多语言。圣善至。昔时我身堪受五欲。于时遣使而言非时今手脚被截在血泥。何故而来。复说偈言。

前时之身　　犹如莲花　　大价宝衣
以为庄严　　而无功德　　故不见汝

我今如此。汝何故来。即身离庄严离欢喜。血为涂香见之惊惋。优波笈多答言。我今非是起欲心来。为见贪欲想及不净想。是故我来。复说偈曰。

以诸宝衣　　及种种花　　庄严汝身
见者心乱　　一切众人　　有欲见者
以无物故　　而不得见　　今汝此身
散在诸处　　一切众人　　无不见者
色还本相　　离于庄严　　臭处如是
尸骸共住　　身薄皮覆　　以血灌之
薄皮覆之　　以肉泥之　　千脉缠缚
处处周遍　　此身如是　　云何起爱
复说姊妹　　外可爱色　　世间人见
起于欲心　　若知其内　　即得解脱
贵贱尊卑　　皆有臭尸　　愚者见之
起于净见　　智者见之　　起不净见
此身臭秽　　是不净处　　以种种香
用以熏身　　此身可恶　　垢腻脓血
种种衣服　　以自庄严　　身不净篋
以水净之　　愚夫罪人　　爱着此身
若有人闻　　佛说善法　　随从受持
厌离五欲　　乐解脱心　　入寂静林
依道为筏　　渡有彼岸

婆娑婆达多闻其言深畏生死。闻佛功德变其意乐于涅槃。即便说偈答优波笈多。

如是如是　　如汝所说　　汝实智慧
有大慈悲　　今当更说　　如来妙法

乃至优波笈多。次第说法。所谓四谛。优波笈多更观其身。观其身竟得厌欲界。以

自说法故通达四谛得那含果。婆娑婆达多得须陀洹果。是时婆娑婆达多语优波笈多言。善哉善哉。摩诃萨埵。以汝力故覆三恶道大苦恼处。开发天堂涅槃之道。复次如来应等正觉及以法僧我今归依。复说偈言。

我往归依佛　　两足第一尊
佛眼若青莲　　天人中可贵
清净离欲法　　无上应真僧

乃至优波笈多。以说法故。令其欢喜还归本处。去已未久。婆娑婆达多即便命终生于天上。是时诸天为摩偷罗国人说其生天。诸人闻已供养其身。是时长老舍那婆私。往笈多所语言。汝当听优波笈多随我出家。笈多答言。我先有约。令其治生不利不锐。乃听出家。乃至长老舍那婆私。以神通力令其治生不利不锐。是时优波笈多即自思惟。称量算计不利不锐。舍那婆私更至笈多所而语言。汝此儿是佛所记。我入涅槃百年后当作佛事。汝当听其随我出家。乃至笈多听其出家。是时长老舍那婆私将优波笈多往那哆婆哆寺。与其出家受具足戒。至第四羯磨除一切结得阿罗汉果。是时舍那婆私语优波笈多言。善男子。如佛所记。我入涅槃百年后。有比丘名优波笈多无相佛当作佛事。如是再说。佛弟子中教化第一。善男子。汝当作佛法饶益。优波笈多答言。如是。舍那婆私教其说法。摩偷罗国一切人民闻有比丘名优波笈多无相佛当说法。无量千人皆欲往听。乃至长老优波笈多入三昧思惟。见佛说法处四众围绕如半月形。复更思惟。世尊说法次第云何。即见次第。谓欲味欲过欲出及四信等。如是次第乃至涅槃。优波笈多亦如是说法。是时魔王于大众中雨于真珠以乱人心。众人乱故无有一人能见四谛。优波笈多见众心乱。即自念言。谁作此事以乱众心。即见知是魔王所作。至第二日倍多人来。优波笈多更次第说四谛真法。是时魔王复更雨金以乱众心。无有一人能见四谛。优波笈多见众心乱。即自念言。谁作此事以乱众心。即见知是魔王所作。至第三日复倍多人来。优波笈多复更说法。是时魔王更杂雨珠金及作天伎乐。是时众人未得离欲。见色闻声其心变动。不复听法。是时魔王即以花鬘系优波笈多项。乃至优波笈多思惟。谁作此事。即知是魔王所作。优波笈多生意。此魔王于世尊法藏常作乱事。何故世尊不教化之。即自思惟。是我可化。佛记于我为无相佛。教化人摄受故。乃至思惟。今欲化之是其时不。即见魔王受化时至。是时长老优波笈多取三死尸。一者死蛇。二者死狗。三者死人。以神通力变三死尸以作花鬘往魔王处。魔王见优波笈多生大欢喜。优波笈多已受我化。即便以身欲受花鬘。优波笈多自手缚之。即以死蛇系其顶上。死狗死人系其颈下。优波笈多语魔王言。如汝先以非法之花以辱于我。如是我今还以死尸系缚于汝。汝今已与佛子和合。若有神力可以现我。譬如大风能动海水以为波浪。而不能动摩罗耶山(翻离垢山)。是时魔王欲脱死尸。用力极多而不能脱。譬如蚋子不能移山。魔王嗔忿上升虚空。而说偈言。

若我自不能　　从颈脱死尸

有余天能脱　　其力则大我
长老优波笈多复以偈言。
汝往归依梵　　及日月帝释
入火及大海　　不燥烂不脱
我以此死尸　　系着于汝颈
神力之所作　　无有能脱者

尔时魔王往摩醯首罗及帝释等三十三天四天王。为脱死尸而不得。脱复往大梵天处。大梵语言。善男子。十力弟子神力所作。谁能脱之。如大海岸水不能破。复说偈曰。

如莲花丝　　缚于雪山　　有能称举
此不为难　　神通之力　　死尸系身
我今不能　　为汝脱之　　若我诸天
所有之力　　不及如来　　弟子之力
譬如余光　　不及火光　　如此火光
不及日光

魔王语言。云何教我所作。我于今者当归依谁。大梵语言。汝今速往归依优波笈多。如人于此地堕即于是地得起。汝今从其神力堕。还从其神力起。是时魔王方知佛子神力为大。即便思惟复说偈言。

若梵王归依　　佛弟子法藏
谁复能思量　　如来之神力
如来之神力　　实能降伏我
但以慈悲故　　是故不降伏

我今已知佛力不复广说。复说偈言。

今我已知　　世尊慈悲　　心离烦恼
譬如金山　　我无明故　　处处乱佛
处处作恶　　而不降伏

尔时欲界主魔王无逃避处离优波笈多而思惟。即舍慢心往优波笈多处。礼其足说言长老我从菩提树间乃至今日。于世尊所起种种恶无量无数。复于娑罗国婆罗门舍。佛往彼处令不得食。是我所作。我所作恶佛亦不嗔我。或时化作龙蛇恶鬼种种可畏以怖。世尊亦不嗔我。长老今日无有慈悲。令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见怪笑令我羞愧。优波笈多言。汝无智慧不能思惟。欲以如来慈悲功德比于比丘。譬如芥子比须弥山。无异萤火等彼日光。取一掬水同于大海。如是沙门慈悲不得比十力慈悲佛。以是因缘。汝所作罪佛忍受之。魔王言。佛断一切惑。除一切疑。有大忍辱。我以烦恼恶故常欲恼佛。世尊以慈悲覆护于我。以是故。佛不伏我。长老当说。优波笈多答言。善男子。汝今当听。汝

于佛多作众恶种不善法。除于如来生信敬心无以除灭。是故佛见当来久远不伏于汝。复说偈言。

汝心少敬重　　如来则发起
从小增长大　　当得涅槃果
汝所作众罪　　今但略说之
当以念慧水　　洗除烦恼垢

尔时魔王念佛举身毛竖。如歌昙婆花(不解翻)。复说偈言。

我多种种　　苦恼世尊　　世尊不嗔
我愿相应　　如儿罪过　　父不责之

尔时魔王多时思惟佛恩。以念佛故令其心冷礼长老之足而说偈言。

长老今日　　已摄受我　　能令于我
恭敬世尊　　今以死尸　　系缚我颈
以为庄严　　唯愿大仙　　以慈悲力
为我脱之

长老优波笈多言。若能有约当为脱之。魔王问言。云何为约。优波笈多言。汝从今去莫恼比丘。魔王答言如是如是。复当云何教我所作。长老答言。世尊法藏当广流布。是我所作。是时魔王惊而复说。教我所作。长老答言。汝今当知如来。入涅槃百年后我时出家。世尊法身我已得见。世尊色身我所未见。汝今为我所摄受故。如来色身汝当现我。我于今者更无所乐。唯乐见佛身。魔王偈答。

当共作约　　若见我作　　如来身色
不得见礼　　此是一切　　智恭敬故
长老礼我　　我当自灭　　令无有力
担圣人礼　　如伊兰芽　　不能胜持
象牙所担　　故先共约

长老优波笈多答言。如是。我不礼汝。魔王复言。小待须臾。乃至我入林中犹如往昔有一长者名曰首罗。我于尔时欲乱彼故化作佛身。金色晃曜圆光一寻犹如日光。如是色身不可思议。我今故作令人见者悉生信乐。是时长老优波笈多答言。如是。即便为除三种死尸。为欲见于如来色身故。是时魔王即入林中化作佛身。作佛身竟从林而出。譬如女人入屏帐里。种种庄严。庄严既竟然后乃出。如来色相无有譬喻。令人见者无不欢喜。譬如采画有种种色。尔时魔王以变化色庄严林竟。又复作舍利弗以置右边。作目揵连以置左边。复作阿难持钵在后。摩诃迦叶阿[少/兔]楼驮须菩提等。一千二百五十诸大声闻。围绕化佛如半月形。作是化已。往至优波笈多所。优波笈多见佛身色生欢喜心。即从坐起观佛色身目不暂舍。即说偈言。

无常无慈悲　　破坏如来色
如来无常故　　灭色入涅槃

优波笈多缘念佛故心不能舍。我今见此化身见真佛无异。一心合掌略以偈赞。

面胜于莲花　　眼胜优波罗
色胜众花林　　亦胜于真金
可爱过于月　　光明过于日
智深过于海　　不动过须弥
行胜师子王　　眼瞬胜牛王

复次欢喜满心大声而说偈言。

以心清净业　　今得此妙果
以自业所造　　不由他所作
无量无数劫　　修净身口业
具足行六度　　庄严不障身
见者皆欢喜　　怨家亦生爱
我今见如来　　云何不欢喜

是时优波笈多。思惟念佛故不觉是魔。以一切身礼魔王足。譬如大树根折躃地。尔时魔王惊而说言。长老今者不应乖约。长老答言。云何为约。魔王言。先共作约。若我作佛不应作礼。云何于今而见礼耶。长老从地起。小声答言。我非不知如来涅槃如水灭火。但见如来其色微妙。是故作礼不礼汝也。魔王问言。汝一切身分顶礼我足。云何而言不礼我耶。优波笈多言。我不礼汝。亦不乖约。汝今当听。譬如以土为佛。若礼敬者。但作佛想不作土想。我今见汝。但作佛想不作魔想。尔时魔王即舍佛形。供养优波笈多还归本处。克后四日魔王即自打钟。令一切人悉皆闻知。若欲生天及得涅槃。皆应往优波笈多所咨受正法。若有人未见佛者。当往观优波笈多。于是魔王说偈言。

若人欲富贵　　不乐于贫穷
若乐天上乐　　及大涅槃乐
悉当听受法　　思惟其义趣
若人未曾见　　最胜两足尊
大师有慈悲　　自然得圣法
悉皆应当往　　优波笈多所
此人为世间　　而作于明灯

尔时此声遍满摩偷罗国。优波笈多降伏魔王已。摩偷罗国诸婆罗门等。一切人民皆往优波笈多所。时优波笈多坐师子座为众说法。心无所畏犹如师子。即说偈言。

若人无有智　　不登师子座

如苟登高座　　深生大怖畏
如师子无畏　　摧伏外道论
若能如是者　　堪登师子座

是时优波笈多。初所说法已次第说。所谓四谛。是时无数人有得阿那含果斯陀含果须陀洹果。乃至一万八千人出家思惟坐禅精进修道得阿罗汉果。于大醍醐山有石窟。长十八肘广十二肘。是时诸弟子已作所作竟。长老优波笈多语诸弟子。诸弟子中我已教化证阿罗汉果。得阿罗汉者取四寸筹置石窟中。乃至一日中有万八千阿罗汉。取筹置石窟中。是时乃至海边大地广闻名声。知摩偷罗国有优波笈多。教化第一佛之所记。

舍那婆私得道因缘

尔时舍那婆私与优波笈多出家竟。优波笈多教化降伏魔王已。为摄受众生故。舍那婆私思惟摄受正法已竟。我今欲向罽宾国受三昧乐世尊所记。罽宾国是第一坐禅处。是时舍那婆私即往彼处。入于石窟受三昧乐。有清净凉风以吹其身。即得阿罗汉果受解脱乐。而说偈言。

着舍那婆衣　　触五种三昧
于最胜山中　　端坐入禅定
令风中出声　　遍告罽宾国
是舍那婆私　　今已得道乐
以清净自誓　　得无漏解脱
今舍那婆私　　自说如是偈

阿育王经卷第九

优波笈多弟子因缘品第八之一虎子因缘

是时优波笈多。住摩偷罗国大醍醐山那哆婆哆寺。去寺不远有一虎。生子不能觅食。饥饿困苦即便命终。优波笈多以精进慈悲与虎子食。优波笈多有五百弟子。未得道果。白其师。云何乃与难众生食。其师答言。善男子。为解脱因故。彼弟子闻心生疑怪。难处众生。云何而得解脱因缘。彼诸虎子寿命短促将欲近死。优波笈多语虎子言。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静。汝于我所当生信心。于畜生道应生厌离。时彼虎子于长老所。心生信敬。生信敬已。即便命终。于摩偷罗国生于人中。乃至七岁优波笈多教化令其出家。于七年中得罗汉果。以神通力采种种花供养优波笈多。是时优波笈多与诸弟子而自围绕。罗汉弟子从空中来即住其前。彼未得道五百弟子白其师言。此我同学其年尚少。云何已得神通功德。时师答言。此是先虎子。汝先所问云何与此众生食者。为见我闻法故今得此果。时优波笈多即为五百弟子说法。于是五百弟子深生惭愧。断除烦恼得阿罗汉果。

牛味因缘

南天竺国有一男子。于佛法中出家。常畏生死而不得涅槃。生心念言。谁能说法教化于我。若有人能说法教我。当得涅槃。其闻摩偷罗国世尊所记教化最胜弟子名优波笈多。闻已往摩偷罗国至优波笈多处。到已礼足合掌白言。长老。佛已涅槃。长老。今者应作佛事为我说法。是时优波笈多见其后身畏生死苦。复见其身从远处来羸瘦疲极。语言。善男子。消息汝身其本所食唯食乳酪。摩偷罗国有种种饮食而无乳酪。优波笈多教其从别路行。彼路中遇见众多女人。持乳酪浆酥等欲从他国入此国。彼诸女人即问长老。何故羸瘦。答言。姊妹我生南天竺恒食乳酪。此摩偷罗国有种种饮食无有乳酪。是故羸瘦。时彼女人于数日中。人人各与乳酪酥等令其身壮。时优波笈多为其说法。彼勤精进即得阿罗汉果。优波笈多语言。汝取一筹着石窟中。即便受教。

南天竺人因缘

南天竺国有一人。淫他妇恒往他家。其母不听而语之言。若人为此恶行则无恶不作。其人生嗔即害其母。害已往至他国。至彼国已不得具足五欲。以不得故深生忧恼。即于佛法出家。通达三藏成就多闻。与诸弟子围绕。共至摩偷罗国那哆婆哆寺优波笈多处。是时优波笈多思惟观之。见其害母以罪重故不能见谛不得道果。虽复远来不相慰问。时彼比丘心怀羞愧从此远去。优波笈多五百弟子未得道者。见是事故。于其师所不生欢喜。作是思惟。和上少智见老比丘其心闇钝而为说法。今此比丘聪明智慧善通三藏。眷属随从而不为说。是时优波笈多见弟子意于其起嗔。又见其心应为和上舍那婆私教化降伏。是时舍那婆私住罽宾国。观优波笈多其今教化作佛事不。即见其五百弟子心生嗔恼不敬其师。见已思惟。优波笈多何故不教化之。又复深观。见其非是优波笈多之所能化应是我化。时舍那婆私以神通力往至彼寺。优波笈多游行出外。舍那婆私即入其寺。须发皆长其衣粗弊。优波笈多诸弟子等见已说言。无知老人从何所来入我师寺。前聪明比丘通达三藏和上尚不为其说法。汝今老钝岂当为说。是时舍那婆私入寺已。于优波笈多眠处坐。优波笈多弟子见已而嗔以手曳之。而不能动犹如须弥。即欲骂之而声不出。乃至白优波笈多言。有一贫老比丘。入和上寺坐和上床。优波笈多答弟子言。除我和上无有能坐我床。是时优波笈多还寺已。以最胜恭敬供养和上舍那婆私。自取小床于师边坐。乃至优波笈多弟子思惟。若此比丘是和上师。然其智慧犹不及我和上。时舍那婆私见其意即便思惟。云何方便为彼除慢。见已自举右臂手出牛乳告优波笈多。善男子。此三昧云何。优波笈多答和上言。我今不识此三昧名。和上语言。名龙频呻三昧。第二时复更出乳。复问言。此三昧云何。优波笈多答言。我今不识此三昧名。和上语言。此名青和合觉支三昧。乃至广说诸三昧。优波笈多语和上言。是我智慧境界。和上则说。非我境界则不说之。乃至舍那婆私语优波笈多。善男子。是三昧佛智受持。辟支佛不闻其名。是三昧辟支佛智慧受持。舍利弗不闻其名。是三昧舍利弗智受持。目揵连不闻其名。是三昧目揵连智受持。摩诃迦叶不闻其名。是三昧我和上智受持。我不闻名。舍那婆私又言。

善男子。我涅槃时。此三昧法一切皆失。又世尊本生有七万七千名。亦复皆失。一万阿毗昙法亦复皆失。是时优波笈多诸弟子闻此懊恼。即便思惟。此比丘智慧胜我和上。即灭憍慢。舍那婆私教化说法。彼诸弟子悉得阿罗汉果。

尔时长老舍那婆私语优波笈多。善男子。世尊付法藏与摩诃迦叶入涅槃。摩诃迦叶付和上入涅槃。和上付我入涅槃。我今付汝当入涅槃。此法藏汝当守护。于此摩偷罗国有人当生名絺征柯。其当出家此法藏当付之。乃至长老舍那婆私付优波笈多法藏竟。以神通力身升虚空。现四威仪入火三昧。入三昧竟有种种花。青黄赤白。从其身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其身端严譬如有山一边出水一边出火。舍那婆私以种种神力。令诸比丘及诸檀越心得开解。作是化已即入涅槃。如水灭火。是时优波笈多及一万八千阿罗汉弟子。供养其身为作塔庙。

北天竺人因缘

是时优波笈多。住摩偷罗国那哆婆哆寺。北天竺有一善男子。于世尊法中出家。多闻智慧通达三藏。说法美妙在在至处。一切诸人请其说法。即为诸人三种说法。常自思惟。谁能为我说法令我得道。其闻摩偷罗国有比丘。名优波笈多无相佛。教化第一佛之所记。闻已往彼国至那哆婆哆寺。到优波笈多所说言。世尊已涅槃长老今作佛事。为我说法即说偈言。

佛有大慈悲　　已入于涅槃
汝今作佛事　　世间痴盲冥
汝作智慧光　　如日明照世
世间无余师　　唯汝以为师
化弟子最胜　　长老应化我

是时优波笈多思惟观其心。见其最后身深畏生死。何故前身而不得圣法。即见其缘。未具足故。优波笈多为其作缘令得具足。又见其心乐欲坐禅不欲说法。优波笈多语言。善男子。若汝能受我教。我当为说。彼答言。我当如是。优波笈多言。汝今当说三种法。彼又问。云何修多罗我应当说。优波笈多言。于多闻五功德。一者阴方便。二者界方便。三者入方便。四者因缘方便。五者说法化人下待他教。我已教汝说三种法。乃至次第说法。说法竟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投石窟中。

提婆落起多(翻天护)因缘

是时天护商主住陆求那(不解翻)国常乐布施于佛生信。欲往入海而作师子吼。若我从海安隐得还。我当于佛法中作五年大会。乃至一切诸天闻其语而受持之。其国一切无不闻知。说言。天护商主作师子吼。我从海还。当于佛法作五年大会。是时有一阿罗汉比丘尼住彼国思惟观察。天护从海安隐还不。即见其人安隐得还。复见其还已于佛法中作五年大会。又见会时几僧和合。即见其数一万八千皆阿罗汉。学人倍多凡夫无数。于

彼众中谁为上座。即见上座名阿娑陀(星名)。复观阿娑陀上座。为是阿罗汉。为是阿那含。为是斯陀含。为是须陀洹。即见上座是凡夫人。又观其人。为精进为懈怠。见其精进。即便思惟欲往问之。为欲自益。为欲益他。见其自作利益。乃至罗汉比丘尼。至彼僧伽蓝。至已次第从上座礼而说言。大德汝不端严。上座心自思惟。云何以我为不端严。即自观身见须发长。即唤年少比丘剃除须发。乃至剃竟。比丘尼复更思惟。此大德解我语不。即见大德不解语意。复至僧伽蓝次第礼拜说言。大德汝不端严。上座思惟。我已剃须发竟。云何犹不端严。复更观身见其衣服粗弊。唤年少弟子更浣染之。染治既竟着已端坐。比丘尼复更思惟。大德解我语不。即见大德不解其意。乃至三过罗汉比丘尼复至僧伽蓝。次第礼拜说言。大德不端严。乃至大德生嗔。我已剃须发及浣染衣竟。云何谓我不端严耶。比丘尼白大德言。云何以此为佛法庄严。若得四果此为佛法庄严。复次大德闻商主天护作师子吼。我从海中安隐得还。当于佛法作五年大会不。大德答言闻。复问。大德知彼会时众僧数不。答言。不知。比丘尼自说会时僧数有一万八千阿罗汉学人复倍凡夫无数。大德。是凡夫为第一上座。在罗汉众中先受供养。是庄严不。大德闻此语啼泣懊恼。比丘尼言。何故啼泣。答言。姊妹。我今已老。无可堪任。比丘尼而说偈言。

如来法可见　　无有于时节
欲得于解脱　　一切时与果

复次大德当往那哆婆哆寺。彼有比丘名优波笈多。佛之所记。我弟子中教化第一。是时长老比丘。次第往至摩偷罗国那哆婆哆寺。优波笈多见长老来。即出迎之。语言。大德。洗足消息。比丘答言。我未洗足。欲见优波笈多。时优波笈多弟子语言。大德。此即是优波笈多来迎大德。比丘闻已。心生欢喜。即便洗足。优波笈多即教化之。为觅檀越洗浴饮食种种供养。语维那言。今有得二解脱比丘入坐禅处。乃至一万八千阿罗汉悉入禅处。是时比丘入第一禅座处坐而便睡眠。时维那取灯以置其前而复弹指。比丘觉寤便欲捉灯。时优波笈多入火三昧。如是一万八千阿罗汉悉入火三昧。比丘见已心生欢喜。而说偈言。

一切诸比丘　　跏趺坐于地
譬若于盘龙　　光明如灯树

乃至优波笈多教化说法。是时比丘精进思惟得阿罗汉果。已作所作还其本国。阿罗汉比丘尼见比丘已至。往僧伽蓝礼拜说言。今日大德庄严。比丘答言。姊妹。以汝力故。乃至商主天护安隐海还作五年大会。是时会中一万八千阿罗汉和合学人一倍。精进凡夫无数。大德上座为天护咒愿。多跋多柯提跋多柯鼻婆跋多柯鸡跋耽婆鼻娑底。乃至五年功德究竟。亦如是咒愿。商主天护问上座。世尊种种说法上座所说。多跋多柯提拔多柯鼻婆跋多柯鸡跋耽婆鼻娑底。而无有异。上座答言。善男子。我思惟汝功德咒愿。于过

去世九十一劫我等为商主。经营大舶入海取宝。令满此舶还阎浮提。是时海中遇大风吹舶令堕沙海。我等为毗婆尸佛正觉。聚沙为塔。以珍宝物供养此塔。是时诸天示我道路。我等即复装束大舶。天人语言。七日有大水来。当将汝舶入阎浮提。乃至七日有大水来。将我大舶入阎浮提。以我作此沙塔因缘。经九十一劫不堕恶道。以是因缘我今得阿罗汉果。汝今能供养一万八千阿罗汉学人一倍精进凡夫无数。于三宝所已作供养。是故我说咒愿。多跋多柯(翻从彼时)提跋多柯(是时)鼻婆跋多柯(从此时)鸡跋耽(是时)婆鼻娑底(生)复次善男子。生死苦无穷。汝当于佛法出家。乃至天护出家得阿罗汉果。

我见婆罗门因缘

优波笈多。住摩偷罗国那哆婆哆寺。摩偷罗国有一婆罗门。常起我见。问佛弟子言。有人可造生死不。佛弟子答言。婆罗门当往那哆婆哆寺。彼有比丘名优波笈多。常说法无我。时婆罗门往彼寺。优波笈多为四众说法。优波笈多见婆罗门说无我偈。

世间无有我　　亦复无我所

无人无寿命　　唯有生死心

是时婆罗门。闻说无我法我见即断。于优波笈多所出家。优波笈多为其说法。婆罗门精进思惟即得阿罗汉果。婆罗门已作所作。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睡眠因缘

优波笈多。住摩偷罗国那哆婆哆寺。有一善男子。依优波笈多出家。常好睡眠。优波笈多说法亦复睡眠时。优波笈多教其往禅处。至已树下跏趺而坐。犹故睡眠。乃至优波笈多以神通力。于其四边化作深坑。深一千肘。以惊怖之是时比丘见此深坑即便惊觉。时优波笈多复化作路令其得行。是时比丘随路而出往优波笈多处。优波笈多复令其往。至彼住处。比丘答言。和上彼有深坑深一千肘。优波笈多言。此深坑小。生死深坑最为广大。所谓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若人不知四谛则堕其中。是时比丘复往彼树下跏趺而坐。其心思惟恐有深坑不复睡眠。以怖畏故思惟精进。除诸烦恼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给事人因缘

优波笈多住摩偷罗国那哆婆哆寺。有一善男子。东国人。于佛法中出家能为给事。所至寺处。诸比丘等令其作给事。诸比丘言。若有檀越至汝处者。汝当教化令其作功德。乃至给事教化疲极。思惟言。谁能为我说法教化。闻摩偷罗国有比丘名优波笈多。佛所记。教化弟子中最为第一。即往其处。至已礼足合掌说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为我说法时优波笈多思惟见其最后身能畏生死。复思惟言。何故不得圣道。见其因缘未足。云何方便令其满足。若更为给事因缘当足。复见疲极不作给事。优波笈多言。善男子。若随我教当为说法。答言。如是。优波笈多言。汝当于众僧更作给事。答言。大德。我于摩偷罗国人。不知谁精进谁不精进。大德语言。汝能早起入国不。答言。

能入。比丘又问。此寺众僧其数有几。大德答言。有一万八千阿罗汉。学人一倍。精进凡夫无数。是时彼比丘即为一切众僧而作给事。令一切僧专修道业。时给事比丘早起着衣持钵入摩偷罗国。是时有一长者。从摩偷罗国出逢此比丘。所未曾见而今见之。见已礼足。礼已问言。大德。从远近来。比丘答言。从东国来。长者问言。为何事来。比丘答言。我来至优波笈多处。为欲闻法。而优波笈多令我为僧给事。我今不知摩偷罗国人谁精进谁不精进。长者语言。汝今不须思惟是事。我当代汝给事。众僧一切饮食衣服医药我悉给与。乃至比丘与长者共取饮食等供养众僧。三月安居。时比丘思惟所作功德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置石窟中。

工巧因缘

尔时东国有一善男子。于佛法中出家。善能工巧。在所至处。一切众僧。令其造作寺舍屋宇。日日不息生大疲极。即自念言。我欲坐禅思惟。佛先已说一切比丘应坐禅修道不得放逸。即自生心。谁能为我说法教化。闻摩偷罗国有比丘名优波笈多。佛之所记。教化弟子中最为第一。即往其处礼拜合掌。说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为我说法。时优波笈多见其最后身畏生死。复思惟言。何故不得圣道。见因缘未足。云何方便令其满足。见其更为工巧因缘当足。复见其疲极不能作工巧。优波笈多言。善男子。若随我教当为说法。答言。如是。优波笈多言。若地未起寺者。汝当于彼起寺。佛已说此言。若有地未起寺处。若人于彼能起寺者。当得梵功德。答言。大德。我于摩偷罗国不知谁精进谁不精进。大德语言。善男子。汝能早起着衣持钵入国不。答言。如是。乃至早起持钵入国。是时有一长者。从摩偷罗国出逢此比丘。所未曾见而今见之。见已礼足。问言。大德。从远近来。比丘答言。从东国来。长者问言。为何事来。比丘答言。我来至优波笈多处。为欲闻法。而优波笈多语我。若有地未起寺处。汝当起寺。我今不知摩偷罗国谁精进谁不精进。长者言。大德。今不须思惟是事。我当为比丘种种办具。是时比丘与长者有未起寺处欲为起寺。共长者捉绳量度。绳未至地即于其中思惟所作功德。除一切烦恼。即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投石室中。

饮食因缘

尔时摩偷罗国有一善男子。于优波笈多所出家。为贪食故不得圣道。时优波笈多言。我明当与汝食。至明日以一器盛满糜。一是空器。屏置其前而语言。汝当取食。令此器空。又语言。使此糜冷稍稍食之。此比丘以贪食故。而多欲食。又以口吹令冷。如是一过二过。白和上言。我已冷竟。优波笈多复言。汝虽能令乳糜冷。而汝心有欲爱火热。汝复令冷汝贪欲热。以不净观为水除此心热。若爱饮食当如服药。时此比丘食此糜竟。即便吐出满于空器。优波笈多言。汝当食之。比丘白和上。此吐不净。云何可食。优波笈多复语言。汝今当观一切法不净犹如涕吐。时优波笈多即为说法。闻法竟精进思惟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少欲知足因缘

时南天竺有一善男子。于佛法中出家。少欲知足不乐荣华。不以苏油摩身。不汤水浴。不食苏油。常畏生死。为四大无力故不得圣道。即生心念。谁能为我说法。闻摩偷罗国有比丘名优波笈多。佛之所记。教化弟子中最为第一。即往其处合掌礼敬。说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为我说法。时优波笈多见其最后身畏生死。复思惟言。何故不得圣道。即便见其四大无力故常乐粗恶不愿荣华。时优波笈多语言。善男子。当随我教。我当为说。答言。如是优波笈多为其教化。令诸檀越设种种饮食洗浴众僧。又语年少比丘。汝当为此比丘洗浴。时年少比丘以苏油摩其身。以汤水洗浴。食时至。以种种美食与之。是比丘食竟。数日之中身有气力。是时优波笈多为其说法。是比丘精进思惟即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罗刹因缘

摩偷罗国有一男子。启其父母求欲出家。往优波笈多处。至已礼足。白言。大德。我得佛法中出家作比丘受具足不。我欲于世尊法中修行梵行。优波笈多见其于身为爱所缚。语言。善来。我当与汝出家。其人闻已礼长老足欲还其家。即于中路作是思惟。我若至家或有留难不得出家。于其路中有一神庙便在中宿。优波笈多即以神力作二罗刹。一持死尸入于庙中。一则空往。既入庙已。共诤死尸。一言。我得此尸。一人言。我得此尸。于是二罗刹互共相诤。既不自决而问此人。谁将此尸来入庙耶。此人思惟。若我实言彼空来者。必当杀我。若不实语将尸来者复应杀我。乃可受死。不应妄语。即语鬼言。是彼将来。时空来鬼即牵其臂而欲食之。将尸鬼者助其牵掣令得免脱。又牵其脚而欲食之。将尸鬼者复助牵掣令得免脱。如此良久遂至日出。经二日后往优波笈多处。至已为其出家。精进修道即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阿育王经卷第十

优波笈多弟子因缘第八之二树因缘

南天竺国有一善男子。于佛法出家。而于其身为爱所缚。以苏油摩身。又用汤水以浴其身。以种种饮食供养其身。以其于身爱所缚故不得圣道。即便思惟。谁能为我说法。闻摩偷罗国有一比丘名优波笈多。佛之所记。教化弟子中最为第一乃至往摩偷罗国优波笈多处。至已礼足而说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应作佛事。为我说法。时优波笈多见其最后身为爱所缚。又语言。善男子。能受我教。当为汝说。答言。如是。时优波笈多将其入山。于山中以神通力化作大树语言。汝当上此大树。是时比丘即便上树。又于树下化作大坑深广一千肘。又语比丘。汝当次第放二脚。比丘受教即便放脚。又复语言。令放一手。亦便受教。又语言。复放一手。比丘答言。若复放手便堕坑死。优波笈多言。我先共约。一切受教。汝今云何不受我言。是时比丘身爱即灭放手而堕不见树坑。是时优波笈多即为说法。精进思惟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悭因缘

摩偷罗国有善男子。于优波笈多处出家而大悭。以其悭故不得圣道。优波笈多语言。汝当布施。汝今出家已得第一物。不须复觅余物。又复以法得他供养。乃至得饮食入钵中者应当布施。若不能广施。随所得食当分施比坐二人。至一日二日。以有悭故犹不肯与。时比坐二人皆阿罗汉。至满三日多得饮食方分二人。尔时优波笈多教化说法。即便思惟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鬼因缘

尔时摩偷罗国有一善男子。于优波笈多所出家。多喜睡眠。优波笈多为其说法。将至林中。在一树下坐禅。而复睡眠。时优波笈多为令其畏。化作一鬼而有七头。当其前手捉树枝身悬空中。比丘见已即便惊觉生大怖畏。即从坐起还其本处。优波笈多令还坐禅处。时彼比丘白言和上彼林中有一鬼七头。当我前手捉树枝悬在空中。此甚可畏。优波笈多言。比丘。此鬼不足畏。睡眠之心是最可畏。若比丘为鬼所杀不入生死。若为睡眠所杀则生死无穷。比丘即还坐禅之处复见此鬼。畏此鬼故不敢睡眠。是时比丘精进思惟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虫食因缘

尔时摩偷罗国有一善男子。于优波笈多所出家。优波笈多为其说法。是时比丘精进思惟。意但为得须陀洹果。不放逸故脱恶道怖。七生天上七生人中。受人天乐当入涅槃。时优波笈多见其意。共入摩偷罗国次第乞食。至旃陀罗舍。有旃陀罗子得须陀洹果。身有恶病。一切身体为虫所食。口气臭秽。优波笈多语弟子言。汝观此小儿。须陀洹受如此苦。而说偈言。

生旃陀罗姓　　乐着于三有
恶虫食其体　　为爱自在故
入于三有苦　　汝当见佛子
此人已得道　　能覆三恶道
以其放逸故　　生旃陀罗姓
汝莫作此意　　当观三有苦
为脱三有苦　　我当为汝说
汝当作精进　　为于解脱故
生死无有实　　犹如芭蕉林

比丘问言。此人以何业缘得须陀洹而受此苦。优波笈多答言。是其先于释迦牟尼法中出家。众僧坐禅其为维那。是时僧中有一罗汉。有此恶病搔刮作声。维那语言。虫食汝体耶。而作此声。即牵臂出而语之言。汝入旃陀罗室。是时阿罗汉语维那言。善男子。汝当精进莫住生死受苦。是维那即忏悔之。忏悔竟得须陀洹果。便自念言。我已得须陀

洹果。不复精进。昔维那者是今小儿。以骂罗汉及牵其出令入旃陀罗处。今得此报。是时比丘闻此事深生怖畏。勤修精进即得阿罗汉果。时优波笈多复化旃陀罗子。旃陀罗子即厌欲界得阿那含果。即便命终生五净居。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骨想因缘

摩偷罗国有一善男子。于优波笈多出家。优波笈多为其说不净观等。以不净观折伏烦恼令不得起。其意谓言。已作所作。不复精进。优波笈多言。善男子。汝当精进。勿作放逸。答言。我已作所作得阿罗汉。优波笈多言。善男子。汝见乾陀罗国(翻地持)治下名为凿石有酤酒女人不。此女人自言得道。如汝不异。烦恼未断而自言断。是增上慢。汝今观此女人为得道不。比丘答言。我未能见。欲向彼国。师即听之。是时比丘至乾陀罗国治下。有寺名为土石。即入彼寺消息。早起着衣持钵入聚落乞食。是时酤酒女人取食欲与。而比丘见此女故淫欲变心。便自取钵中麨酪与此女人。女人见之亦淫欲变心而露齿笑。是比丘未触其身。又未共语。已变其心。时比丘见其笑露齿。即又得不净观。乃至观其身一切皆作白骨。作是观已得阿罗汉果。作所作竟。而说偈言。

痴人无知　见外好色　便生贪着
有智慧人　见内恶色　即得解脱
若无明者　为色所缚　若明智者
于色解脱　从今此身　莫舍不净
又于此身　莫更庄严　以实观身
即得解脱

尔时比丘还摩偷罗国优波笈多处。优波笈多问言汝见此女人不。答言。依法见。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贪因缘

尔时摩偷罗国有一长者。初甚巨富后渐渐贫。唯有五百银钱。生心念言。欲于佛法出家修道。若我出家之后。须汤药衣服当用买之。乃至往优波笈多所出家。日日令给使人守护银钱。时优波笈多言。善男子。出家之法应少欲知足。汝何用是五百银钱为。当以此物供养众僧。比丘答言。此是我汤药三衣直。优波笈多令其入房化作一千银钱而语言。此是汤药三衣直。当以与汝。是比丘闻已。即舍其五百银钱施与众僧。优波笈多为其说法。是时比丘精进思惟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箭刷因缘

尔时摩偷罗国有一善男子。于优波笈多所出家修道。时优波笈多为其说法。是比丘精进思惟得须陀洹果。即生心念。我恶道已覆。应作已作。优波笈多言。善男子。汝当精进。莫作放逸。比丘答言。我已得须陀洹果。恶道已覆。不复放逸。我当七生天上七生人中受人天乐然后涅槃。时优波笈多。为欲令其生怖畏故。早起着衣持钵共入摩偷罗

国。次第乞食到旃陀罗舍。有旃陀罗子得须陀洹。身有恶疮。医师语言。汝当取箭刷刷疮令其血出。我当傅药。其人闻已。日日常以箭刷刷身。优波笈多见已示其弟子语言。善男子。汝见须陀洹受此苦不。比丘答言。和上何业所造。优波笈多言。此人于释迦牟尼正觉法中出家。有一比丘作维那监视坐禅。于众僧中有一阿罗汉入禅处坐禅。身有疮疥即便搔刮。是维那语言。大德。汝何不取箭刷刷身而令作声。又牵其手出坐禅处语言。汝当往旃陀罗舍莫乱众僧。时阿罗汉答言。善男子。汝当精进。莫作放逸受生死苦。是时维那闻是语已。便向大德忏悔。忏悔竟即得须陀洹果。是比丘即生心念。我恶道已覆。不复精进。优波笈多语弟子言。先坐禅维那即此旃陀罗子。以其先世语阿罗汉汝何不取箭刷刷身。是故今日得此果报用箭刷刷身。先世又语大德汝往旃陀罗家是故今生旃陀罗姓。时优波笈多弟子闻此语已心生怖畏。精进思惟即得阿罗汉果。优波笈多复为旃陀罗子说法。旃陀罗子厌离欲界得阿那含果。即便命终生五净居。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亲情因缘

尔时摩偷罗国有一长者。生一儿一岁便死。复生一长者家二岁便死。更生一长者家三岁便死。如是四处五处六处七处。于第七处生至年七岁。时有劫抄。将是小儿入于山中。时优波笈多思惟见此众生最后为摄受故。往至山中结跏趺坐。化作四种兵。象马车步。彼劫畏故往优波笈多所。优波笈多即摄神通为其说法。彼劫闻法见四真谛。于佛法中出家修道。即以小儿与优波笈多。时优波笈多令其出家说法教化。小儿精进思惟得阿罗汉果。既得果已即自思惟。见其父母生大苦恼。还父母处。说言。父母莫生苦恼。是时父母见其儿还生大欢喜。罗汉小儿即为父母说法。乃至令得须陀洹果。复往第六父母处白言。父母。莫生忧恼。我是汝子。汝先所生。汝所长养。至六岁而死。父母闻之心大欢喜。即为父母说法得须陀洹果。如是第五第四第三第二乃至第一父母。悉为说法教化得须陀洹果。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江因缘

尔时摩偷罗国有一善男子。于优波笈多所出家。优波笈多为其说法。精进修行即得世间四禅。得初禅定生须陀洹想。得第二禅生斯陀含想。得第三禅生阿那含想。得第四禅生阿罗汉想。不复精进。优波笈多言。善男子。汝当精进。莫作放逸。弟子答言。我所作已办得阿罗汉果。时优波笈多方便教化言。善男子。汝可往中天竺国。比丘便往。优波笈多于其中路化作五百贾客共游山中。复化作五百劫贼来杀贾客。比丘见劫欲来杀之生大怖畏。即自思惟我非罗汉。若是罗汉不应怖畏。我当是阿那含。于贾客中有一长者女失伴无侣。女人见比丘即礼其足。便语比丘。圣人今者愿将我去。比丘语言。世尊有制。不得独与一女人同路行。汝今去我如师子见远以随我行。优波笈多复化作大江。是比丘入水欲渡江而在水下。女人亦渡江而在水上。比丘见此女人在江中将欲没。即便思惟。世尊已听。若见女人水中欲死牵出无罪。思惟竟。即便牵出。牵出之后便起欲心。

而复思惟。我非是阿那含。阿那含者无有欲心。我应是斯陀含须陀洹。乃至将女人上岸。便作思惟。我于今者欲舍一切戒与此女人为居。时优波笈多即摄神通在其前立语言。善男子。汝是阿罗汉耶。是时比丘即向优波笈多忏悔。优波笈多为其说法。比丘精进思惟即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觉因缘

尔时摩偷罗国有一长者儿。典领家业未经几时。而白父母。听我出家。乃至优波笈多与其出家。即为说法。令入山坐禅。比丘受教即入山中。在一树下结跏趺坐。是比丘未出家时有妇端正。及其坐禅思惟其妇。时优波笈多化作其妇以住其前。比丘见已而语之言。汝何故来。女人答言。汝唤我来。比丘语言。我在此坐。未曾出言。云何唤汝。女人答言。汝以觉观唤我。非是发言。时彼女人即说偈言。

惭愧有二种　谓口及与心
于此二种中　心惭愧为最
若无有心觉　则无口言说

乃至优波笈多。还摄神力复其本身。在其前住而说偈言。

若汝不乐　观彼女人　若不欲见
则不思惟　若汝舍欲　不应当乐
譬如人吐　不复欲食

优波笈多更为说法。精进思惟得阿罗汉果。便说偈言。

和上见实　已教化我　我敬彼故
即得圣道

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放牛因缘

尔时优波笈多欲往中天竺国。于其中路有五百放牛人。时五百放牛人见优波笈多便到其所。优波笈多即为说法。既闻法已得见四谛。便以牛施优波笈多。即于其所出家修道。优波笈多为其说法。皆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化人因缘

尔时摩偷罗国有一善男子。于优波笈多所出家修道。优波笈多为其说法既闻法已得世间四禅。于初禅定生须陀洹果想。于二禅定生斯陀含果想。于三禅定生阿那含果想。于四禅定生阿罗汉果想。言我已作所作便生懈怠。不复精进。优波笈多言。汝当精进莫作放逸。比丘答言。我已作所作乃至得阿罗汉果。优波笈多教其入山坐禅。复化作比丘。共其坐禅令其咨受。时化比丘教其禅法。又问言。谁为汝出家。和上是谁。比丘答言。优波笈多是我和上。为我出家。化比丘言。汝大功德。得优波笈多无相佛为汝作师。复问。汝读诵何经。为修多罗毗尼摩得勒伽(翻律本)。于佛法有所得不。比丘答言。我得

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化人又问。汝以何道得。比丘答言。以世道得。化人言。汝所得者是世谛道。汝未得圣法。比丘闻已深生忧恼。便往优波笈多所。白和上言。我故是凡夫。和上当为我说法。优波笈多即为说法。彼比丘精进思惟即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不乐住处因缘

尔时摩偷罗国有一长者子。典领家事未经几时心念欲出家。白其父母。听我出家修道。父母答言。我无有儿。唯有汝耳。我今未死。云何舍我出家。是儿闻父母言心生忧恼。乃至六日不食。是时父母听其出家。而语言。汝出家已当数看我。答言如是。即便往至优波笈多所出家。出家竟念言。昔与父母有约。出家之后当数看父母。白和上言。往父母处。是其先妻。为其懊恼不复严饰。比丘见之语言。我当舍戒还家。又往优波笈多处。至已礼足说言。和上一心我欲舍戒还我本处。优波笈多言。善男子。汝莫作此思惟。且待少时。我欲知汝意。令汝意满后可舍戒。复令其往摩偷罗国。化其妇死四人担之从彼国出。是时比丘还看父母。而于中路见死尸出。问担尸者。此是何人。彼人答言。有一长者儿某甲新出家。是其妇。为其懊恼而死。我今移之置尸陀林。比丘闻之便随其去欲见其身。优波笈多化此死尸多出虫血。比丘见已入不净观。思惟精进得阿罗汉果。已作所作往优波笈多处顶礼其足。优波笈多言。汝见妇不。答言。依法而见。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锡杖因缘

是时摩偷罗国有一善男子。于优波笈多所出家。时优波笈多为其说法。闻法已得世间四禅。比丘念言。我所作已作不复精进。优波笈多言。善男子。汝当精进莫作放逸。答言和上。我已作所作得阿罗汉果。时和上令其执锡杖早起着衣持钵。往众僧前然后入国。是时有五百优婆塞。皆持饮食随其后行。比丘见已知他重之。谓言己是胜功德人便起我慢。复更思惟。我非罗汉。阿罗汉者。无有我我所慢。乃至往和上处。白和上言。我未得圣道。当为说法。优波笈多即为说法。比丘思惟即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善见因缘

尔时罽宾国有一比丘名善见。得世间四禅。龙王所贵。时罽宾国炎旱无雨。一切大众请此比丘欲令降雨。优波笈多思惟。欲化善见。今正是时。优波笈多方便教化。令十二年无雨。外道见相。语大众言。过十二年乃当有雨。大众闻此言而生忧恼。往优波笈多处请令降雨。优波笈多言。我不当请雨。罽宾国有一比丘名善见。汝可求之。时摩偷罗国大众。遣使至善见所请其求雨。善见得四禅神通。以神通力往摩偷罗国。乃至大众请其求雨。是时善见即为降雨满阎浮提地。阎浮提人患此大水。大众心谓。善见比丘降此大雨。胜优波笈多。是时善见多人随从出摩偷罗国。优波笈多少人随从入摩偷罗国。

时善见比丘见其自身随从者多。见优波笈多随从者少。便生慢心。复思惟言。我非罗汉。阿罗汉者无有慢心。即往优波笈多所。至已礼足而白言。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为我说法。优波笈多言。佛所说戒汝不正守护。自谓胜我而生憍慢。佛处处说听比丘请雨。乃至优波笈多为其说法。比丘闻法思惟精进得阿罗汉果。乃至取筹置石室中。

寺封因缘

尔时优波笈多。于摩偷罗国起寺非壹乃至百数。时摩偷罗国王名真多柯。无有信心恼乱众僧及给事檀越。时无量众僧及给事檀越。往至优波笈多所。说如是事。优波笈多思惟。若我遣使白阿育王。恐阿育王嗔必当害之。我当自往。时优波笈多以神通力如瞬眼顷。于那哆婆哆寺忽然不现。即到波多利弗多(翻重花子树)城鸡寺。时阿育王闻优波笈多来。修治国界香花伎乐种种庄严。与诸大臣及国人民。悉皆往迎优波笈多。至已礼足恭敬合掌说言。大德。何故来此。答言。故来王处。王复问言。有何事故。大德答言。大王已弘广佛法。于摩偷罗国起寺非一乃至百数。彼国王真多柯王领彼国。无有信心恼乱佛法。王当令其守护佛法。时阿育王即敕大臣名曰成护。汝可使人急杀彼王。优波笈多即白王言。莫杀彼王。王当教敕。从今以去莫复恼乱佛法。时阿育王自手作书。以牙印之授罗刹手。罗刹奉书。一念之顷即至彼国。时真多柯王顶受读诵。既读诵竟击鼓宣令一切国人。从今以往不得恼乱佛法。时阿育王问优波笈多。彼何等寺为偷劫所乱。优波笈多答言。那哆婆哆寺。时阿育王自手作书以牙印之。与优波笈多。以一国封供给此寺。时阿育王设种种供养。优波笈多受供养竟。即于鸡寺忽然不见。还那哆婆哆寺。

郗征柯因缘

尔时优波笈多思惟。郗征柯为生已未。见其未生。从此日日往其父母处。一日与多比丘往其家。一日与二比丘往其家。复别日独往。是时长者见优波笈多独来其舍问言。圣人何故无有弟子随从。长老答言。我无弟子。长者白言。我乐在家不乐出家。若我生儿当与大德为弟子。是时长者生儿未久而便命终。第二儿生又复命终。乃至第三儿生名郗征柯。即与优波笈多。令其出家。优波笈多为其出家与受具足。于第一羯磨。得须陀洹果。乃至第四羯磨。得阿罗汉果。时优波笈多思惟。我应化者悉已化竟。此石室长十八肘广十二肘。四寸筹已满。我今当入涅槃。是时优波笈多作是念已。便以法藏付郗征柯。说言。善男子。世尊法藏付摩诃迦叶入般涅槃。摩诃迦叶法藏付阿难入涅槃。阿难以法藏付末田地入涅槃。末田地以法藏付和上入涅槃。和上以法藏付我。我今欲入涅槃。此法藏汝当守护。乃至却后七日优波笈多当入涅槃。时诸天人遍告一切阎浮提人令知。有十万阿罗汉和合学人。及精进凡夫。比丘白衣等无量无数。优波笈多涅槃时至。以神通力身升虚空。现种种神变。行住坐卧入火三昧。入三昧有种种色。青黄赤白从其身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乃至以种种神力。令诸同学及诸人天生大欢喜心得开解。即入涅槃如水灭火。即以此筹阇维其身。乃至起塔种种供养。优波笈多入涅

槃时。复有一千罗汉。舍命入涅槃。乃至郗征柯守护法藏竟复入涅槃。优波笈多因缘竟。

正法常住　　多时不灭　　塔持舍利

亦如是住　　是人持法　　爱乐无穷

常住不灭　　亦复如是

从阿育王因缘。乃至优波笈多入涅槃。外国凡三千一百偈。偈三十二字。

弟子二十八人。